



上燈的時候

日新校友會文風叢書 1

上燈的時候

(合集)

郭詩寧 紀湘怡 龍川 思星 雅雋 采韻 海楓 靜思



錄目

二十一
一九

十十十十
八六四二十八六一

重驛
逢站

散文

竟教你深深的想我
辦公室里的盆栽
想你不要
輕愁
醉城
出城
這兒的新車
印在青苔
築一座城堡的夢

詩序 (菊凡)

九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二
二八六四二七七三八三八九六二九七五十五

生日快樂
回想
粉紅色的記憶
一份急著要去闖蕩的豪情
而結束竟是一種凄美
那似乎是很熟悉的事
燭光滿山
泥土。母親。我
最美的黃昏
致文風學社
化魂歸來的三夜
烙痕——給我親愛的母親
釣魚去
離別是另一個相遇
你走後我的思緒
夜是思念的你
吹了海風歸來後
把頭髮再留長

一
二
六

一一
一一
九三

一一一一
〇〇〇〇九九
九七四〇七四

日新校友會文風學社簡史
作者簡介

文風簡史及作者簡介

自己的天空
搓不圓的缺

小說

情傷
點點心情
我只是心情不好
漫無目標的生活
成長的片段
寒山之夜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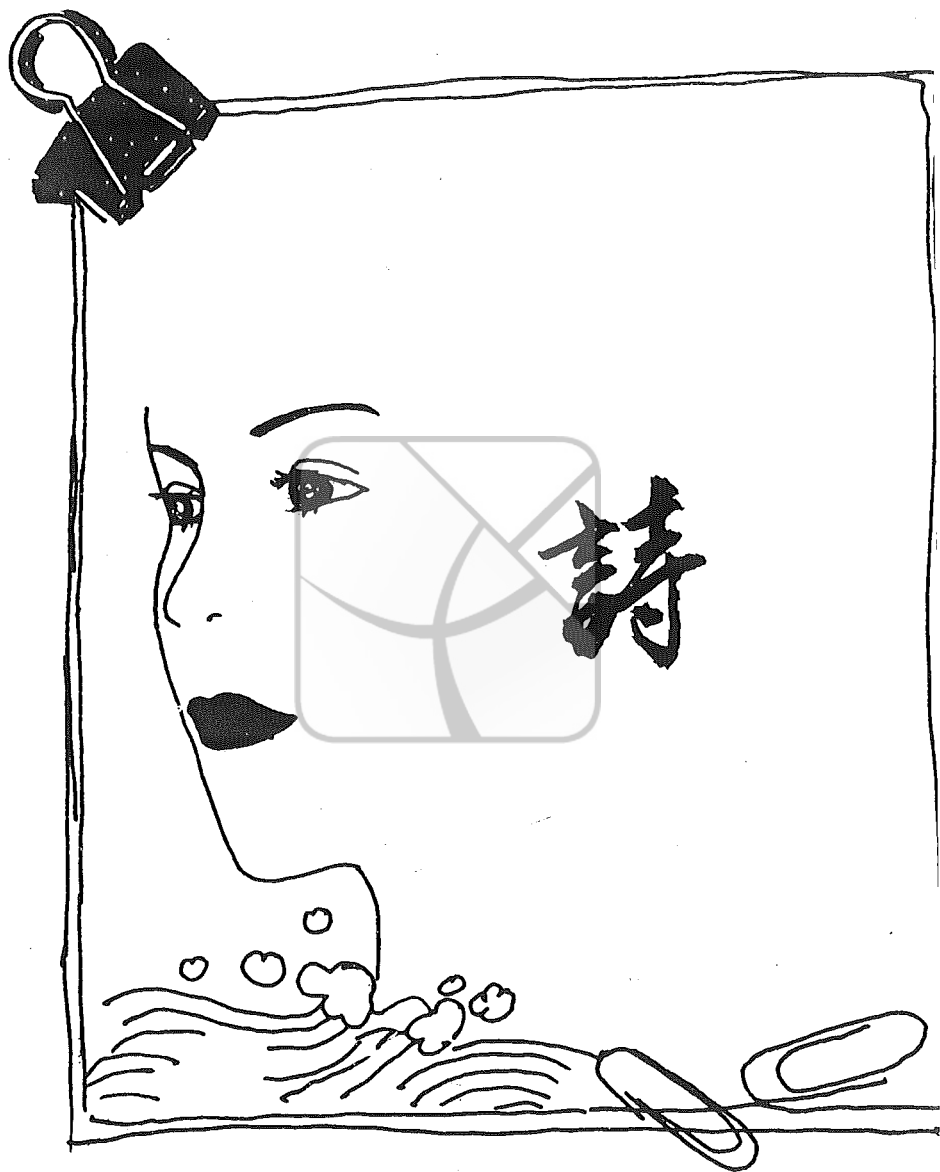
菊凡

我個人對文風社的感情，是不能以文字來描繪的，從它的開始到今天，我都關懷着它，照顧着它。但我一向只鼓勵社員們多讀文學的作品，多認識各類型式的寫作技巧，而從不企圖以我個人對文學的觀點或愛憎來影響他們。文學不是政治，絕對不能受固定一種主義的陶冶，而把年青一代對文學的認識，局限於一個小天地中。不過，人生必有它應走的途徑，我也不希望他們十七八歲便寫出三四十歲年齡的作品。因為，我認爲只要他們能夠在文學的路上上了燈，他們便會逐漸地把這盞燈燃亮起來。

文學有如影子，必須先上燈，它才會出現。如果希望文學跟隨着你，那麼，上了燈，就不要再讓風把燈吹

熄！爲了護住這盞燈，我曾暗地里誓言要爲它犧牲歲月，並不是因爲我是文風社的顧問，亦非因爲紀湘怡是我女兒，而是因爲我愛這一群毅然點燈上路的年青文友們。

我欣慰，因爲他們有這丁點的成就；我不滿，因爲他們只有這點表現。但我真的沒有責怪他們，只希望他們今后能在情緒不穩、失意、得意之間，都不放棄，文學的情操，同時體驗與提昇文學的真情。



竟教你深深的想我

竟教你深深的想我

郭詩寧

突然我想寫詩

握筆就揮霍整個江湖

或深或淺的潑墨終將成畫

而畫是柔情還是壯志

竟教你深深的想我

想你是匆匆呵

我翻閱你的眼神似幽深的谷

日日夜夜盡成相思

有時候我想揮劍

却驚覺你才是我配劍的人

我在衆人里看你微笑每一個朝代的輝煌



就相許此生要爲你柔情

而畫是柔情還是壯志
竟教你深深的想我



辦公室裏的盆栽

龍川

（霧樣的恍惚里，彷彿是

在積雪的崖頂，臨摹

激越的溪澗和

遠遊的雲……）

而

該掀起萬壑松濤底

遒勁，依舊瘦弱地擰曲在

蛇也似緊纏的鐵線里。

該圓美底藍空，仍是

百葉窗外被割裂成碎片的

連綿樓景。多麼遙遠的

天呵，遙遠——



（逐漸遺忘星月與山川

只偶爾念及惟有死後

方飄遊如煙，奔流成

律動底泉音……）

如今，是歇力地

在氣候寒冷，牆白似雪的

辦公室里，盡量擺出

一株盆栽的樣子

志志聆聽，打字機反覆擊打

圈圈里的自己

瘖啞的驚呼中，頻經翻動的文件

迎面化爲一疊疊室人的

浪——



（而所有被一匝匝泥土緊緊扼得

直喘氣的，將繼續
默默歇力，擺出
一株最自然底
盆栽的樣子。)



想你匆匆

紀湘怡

時空上的灰塵拂落
冷過的別墅在眼角內剝落了一些沉思
我從搖曳的亭子走過
凝固的也許只是三天的事件
却又叫我想你匆匆

曾經在一剎那對你有着超人的幻想
傳說日子里有着發愣的柔情
或深或淺的在江湖中傲笑
相似且又陌生

在一些流雲的天氣中移動

卜筮是下勾上云是勾勾畫畫

想你 總是匆匆

記憶很不高興停駐

日子還是要在圓睡中的

而 以後

始知一切會在時空中流過



輕愁

紀湘怡

外邊的雨 倦了
瓊瑤的太陽

推拉

屬於夏日的故事
在窒悶的門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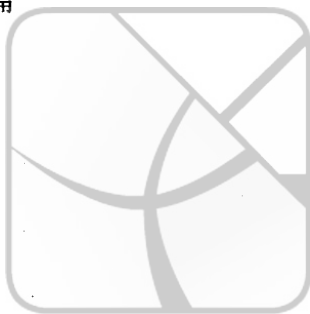
夏天 我長長的一則詩篇

在熾熱冷凝而冷凝開始熾熱

興起於你楚楚的氣質

扣住遙遠的無數思念

想必玫瑰花開的園里



有潤葉掌和清泉

向窗外伸手

晴日里暖陽一片

果真你身上飄着的

是片片悠悠的白云

就且說 揮去那美麗的輕愁

傳說里 另一個

小小的

故事



醉

雅雋

就在我髮叢中落宿，你是寂寞。

說我看見紫色荻花飛上天去

植在每一顆流浪星子

錯落的

我的杯裝不下一畝輕軟的月光，

就是澆在髮上，澆在寂寞上

也不能。而杯中却穿過我結束的柔腸

說月已藏起在古井中

走不出是交錯的影子，抖落了

黃昏前已製好在夾竹桃上的露珠

醉

驚起了每株沉睡的小草
(去吧，睡下去夢會很美的)



出城

雅雋

出了城說是某種解放，而忘了
落葉是十二月開始吧
一月？雨季來時是七月中嗎。
昨日我從城中歸來
發覺天空好高
好高，也是一種淡忘
城裏的高樓吧



那年是冬至，有葉落了
只是還沒聽過一聲炮竹
我走了，出城去。
沿着軌道搖晃而去

就沒有回來。

街邊戲的花旦還拴着鎖

有冰淇淋的叮噹聲

阿婆嗑着黑黑的瓜子

眸中與口中的香味相似

明晨我就要踩着露水

出城去

已經七月，會有雨下來嗎。



這兒的新年

雅雋

這兒沒有白浩浩的飄雪
這兒只有北極留下的音訊
在烈陽下
假使涼一個落葉的冬天

在這沒有停駐的蓬萊

唯有年年的落葉歸根

叫生的人死去

叫死去的人活過來

沒有人在這兒放長長的鞭炮
也沒有人燒起不快樂的烟花

在遠外送來的寒意
我們添多幾件新的涼衣

或許在這樣的一個季節里

讓人猛然想起

今年的讀音已是過去式的名詞

耳邊却聽到

北極的風說

恭

賀

新

禧



印在青苔

雅雋

早在唐宋時，我就走過這兒
葉子和流星和石階都曉得我
只是老了一點點

忘了那夕，那是醉在唐詩，還是宋詞
許是你柔情的梅花醉
對，醉得很濃，像午夜後有霧的天空
我經過這兒，數着每一級石階的
寂寞。然後我靜靜的死去
我一半的靈魂埋在這裡

我再來了，曾經有幾世紀之長

我的記憶就像葉子和流星和石階的記憶
沒有老去。走過這裡
也許抓住了我那夕沒有醒過來的宿醉前
妳留下的秋波
也許是滿籃子的傷懷
印在青苔



築一座城堡的夢

雅雋

只是不想跟隨潮水歸去，藏在
寂寞里，從最俗的潮汐爬着上不了
岸的無奈

若說真的，且找些被洗過的
沙石，牢牢守一座城堡
或留一些年輕和一種歲月

我在每一顆石子都輕輕刻上一個名字
悄悄埋在泥土裡。等待長大
若說你不是來自土地

我只要把你的名字疊成數個月
再揉成數個年

散文



驛站

紀湘怡

剛是雨，又是夜。

一刻發寒的心流，一段時間的旋轉。

這一層無法形容的心靈虛空。

曾經，現今，一切都不會屬於我，而我也曾屬於一切。掠過那溜入體內的寂寞，遺忘了曾在暗灰中渡過的自己，更遺忘了外界。

冷冷的滋味，同一方淡淡的在我和自己之間。捉不着一絲灰色的迴盪，宇宙，生命沒有了那一道色彩。世界在我的步履下只是那一種飄逸間的和平，平靜，灰淡，虛然。是的，沒有遺憾，沒有香甜；只是那一段我不屬於自己的日子。

送走了不少，洋溢的日子，熬盡了不少，薄情的歲月，喪失了不少，黃金的青春。實際上，我並不老，只是年輕不起自己。

發覺，原來我一直都是如此。

沒有幻想，沒有織夢，却有那一種傷。

歲月，烙印了失望黯淡也無法滅碎的創痛。記憶之門一一再出現，我奈何的推開它。夢幻里總是美好的，記憶里却又經不起考驗，那麼一種傷。該是笑一笑，說句算了，因為我還年輕。我必須活下去，告訴自己要對我的生命負責任，縱然是以另一種姿態。

重逢

紀湘怡

那天，很意外的在巴士車上遇見了妳。

看着妳驚奇的眼光，我當時竟沒有一點兒意外，只是那麼隨意的與妳打個招呼。

其實，早在兩個星期前，我就聽朋友說妳從新加坡回來渡假，只是，我懶得搖電話給妳，更沒有去拜訪妳的心情。

四年的日子流逝得快極了，回溯起這段歲月，僅是一片的空白平淡，的確，這些日子雖說咱們有書信上的來往，然而，時間還是沖淡了這一份情感。

不知過了多久，巴士車驟然停下，我木然的下了車。突然，想應該回頭向妳說聲：「再見」；回頭的那一剎那，只見妳的長髮隨着巴士車的離去，飄在風的節奏裡……

或許，我是麻木了。還是，妳確實忘了，咱們曾經有過一段

日子，曾有多少個夢，多少衝勁，還有，多少我們穿校服踏腳車上學的往事……：

還記得聽海濤拾貝殼的那一段日子嗎？我們曾在海邊漫步，留下足跡，在孤月群星的夜晚裡，妳曾握着我的手說：「我終於找到一位懂得在漫步中尋夢的朋友。」——如今，那一個夢呢？如一流浪者，妳又回來了。想當初我們相識原是如此不俗；如今，我們分手四年了，重逢時，該不是莫不關心，如此淡薄的味道。

同樣是乘搭巴士車，所不同的是，不再見到當年搶着上巴士的我們了，而一樣的是在雨季裡，一樣的落在校園，只遺憾沒這麼一個預感，說妳帶着往日一樣的笑容，來挽着我的手，繞着校園漫步。我們一面走，一面談。雖然，這些都是好幾年前的故事了。

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妳從新加坡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寫着妳四年後回來的計劃，還說希望我會是妳計劃中的一個成員。我珍藏妳的那封信，那是妳帶給我歡樂的一封信，也是妳最大願

望的一封信。直到今天，我把它取出，那一個藍色的信封，依然寫着妳當年的字跡。但是，妳當年的抱負與願望呢？是否隨着蒼茫的暮色，向遠處巍然的青山飄飄而去？

也許，有一天，我應該去拜訪妳，當我有了這一種心情。

朝向板城海珠樓去野餐。無際的蔚藍天空，無際的蔚藍海浪，無限的清新氣息，我與妳躺在一塊像一張大床的岩石上，看着空中的海鷗，說幾句傻話，寫意得很。

突然，妳說：「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活在陽光里。」我馬上伸出大姆指贊成，惹得妳哈哈大笑。在那一邊岩石上的四位同學都笑我們搞「同性戀」！但是，她們不曉得我和妳的確確是酷愛文藝，熱心的踏上了文藝的路途。

又是雨季飄零的時候了，雨水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打在梓板上，滴滴答答。落成一種漫長而惆悵的曲調。

「我們來摺紙船比賽好不好？」我們曾一起摺船。妳說。

「好呀！摺怎麼樣的？有船頂的？」

「哎！隨便吧。」

十五分鐘就悄悄的在我們摺紙船的手腕上溜走了，一大袋的紙船終於摺完了。也不曉得是誰輸了，氣得把那些紙船大大小小的散落在地上。突然，抬頭一望，大姐姐不知何時的出現在我們面前：「呀！都這麼大了，還要玩紙船，真不怕羞！」

妳我相看了一眼，四目相視，突然「哈！」的一聲笑了出來。也難怪大姐姐要罵我們「神經病」！現在想起來蠻有趣，也蠻痛快的。

一串串的過去了，在我腦中變成一幕一幕的回憶。我期望那一幕幕的過去，能把我們一截截的地拉攏過來。人與人之間，真不該是這麼無情的。過去的感情，總不該就這樣隨着日子而飄逝，四年，這麼淺的日子，就能埋葬我們甜甜蜜蜜的感情嗎？

生日快樂

紀湘怡

上完最後一堂課，天氣很熱，太陽金閃閃的壓在背後。

走出了校門，沒帶傘。手袋裡有一千零一十五元，是三個月的薪金。

後面傳來一群群小學生的笑喊聲。

「老師，告訴我妳幾歲啦！我不會說給他們聽的。」清容這小瓜不知何時走在我身邊。望着她那一個模樣，我真想摸一摸她的頭。無奈，她長得比我高大，六年級的學生，高我一個頭。

「剛才，老師不是告訴你們，老師不老嗎？」

「老師，頭髮白了，才算是老。老師，妳每天沒有穿高跟鞋，頭髮也沒白，又沒結婚，老師，妳一定很小的。」

「是嗎？那妳猜一猜老師有幾歲呢？」

「老師，我媽媽說妳才廿歲，對嗎？」

「唔！」我已上了車。

到了市區，我在一間美髮屋前下車。

美髮屋那白與黑相間的招牌，躺在粉藍的牆上，像是飄在天空的字印。推門進去，把自己溶進薄薄的冷氣裡，我對那迎上來的女孩子說：「要個新髮型。」

「剛來個新師傅，有名的。」那小女孩輕聲說道。

「好的。告訴她，我要個沒有大鏡的單位。」

洗頭水的清涼在頭頂上擴散。新來的師傅有一頭新潮髮，一套全白的工作服。她對我端詳了一陣，妳的臉型適合於梳學生最新髮型。她說。

於是，沖水，吹風，捲花，電燙。都過去了。

兩個小時後，新師傅搬出大鏡。我說不必了，我已感覺到自己的舒服。

她笑了，她實在很美，並不是因為她懂得美容美髮才美，而是她生來就這麼美。

我付了十五元，一天教書的工資。

我付了十五元，一天教書的工資。

看了看錶，是下午三時了。人們在睡午覺，市面很靜。

對面有間西餐廳。我上了那紅邊沿的樓梯，推開玻璃門，一股寒意湧進體內。我選了一張單人桌，在靠窗的角落，偶而聽一聽冷清的音樂。

我說，我吃套餐和冰菓聖代。我吃得很慢。這裡的人少。

吃完東西，三時四十五分。

我往大街走去。我已想好了，買一雙三吋的高跟鞋，買一件緊裙，還要一件花色的中國綢衣料。

鞋店的店員一見我進來，對我笑說：「早上剛來新貨，很適合你的小腳。」

「給我試一雙三吋高，黑白的花紋鞋。」我說：「好一點的。」我加一句。

一雙鞋，三十九元九角。

然後，我再到服裝店去消磨時間。我買了一件自己從來不甘心買的衣服和緊裙，一共八十六元五角。

付完賬出來，走向那一條我所熟悉的小路，在一家小書店前

停下。買了一本余光中散文和一張小生日卡。告訴店員要包花紙，漂亮的。

走出小路時，太陽已經沉落了。金色的空間變成了青灰色。在下小雨，偶而掉滴在我臉上。

喝一杯菊花，壓下一股升上胸口的煩悶。

街尾。我買了一束最喜歡的白菊花。

叫計程車回到家裡，我用去了屬於今天的最後幾張一元的鈔票。

直到走進洗手間，把那油膩膩的臉孔浸在冷水中。拿出刷子把頭髮梳直，找回原來的我。

一陣清新的舒服，在臉上流過。

我把那花色中國綢衣料，緊裙子和那一雙閃着亮光黑白相間的皮鞋取出。蠻好看的。好，從明天開始，我將穿着它們去上課。

我把它們全收入盒子內，換上一層花紙包裝。在盒子上黏上我剛才買的生日卡。

一束白菊花放在書桌前。

還有一本我最欣賞的余光中散文。打開書面，我寫：「給我
自己。」

準備好了一切，我低頭爲自己輕唱「生日歌」。

「生日快樂！」我在生日卡上寫道：「愛我自己。」

我吁了一口氣！

明天，該把剩餘的錢交給父親。

天已漆上了一片黑色。

我開始準備明天要講解的課文。

今天，快樂的生日已過去了。明天，將踏上新的里程。

回想

郭詩寧

生活平平實實的，最容易叫人懷想起一些甜蜜的記憶。畢業就好像和織夢的歲月遠離了好多好多，以前學校里的優勁都突然沒有了。總覺得現代人的生活有點悲哀，若不是保留着些許的自身所好，待空餘時間修身養性，生活就真的沒有什麼學問似的。

想以前我和幾位摯友一起搞活動時，什麼事情都像是一轟轟烈烈的。忘了是怎樣進文風詩社的，好像是一年前的事而已，我一直在幸慶湊合紫斌，接而認識了英俊哥哥，和安哥哥等人。我記得紫斌說了一句很教人感動的話，她說：我加入文風時並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文風里有溫情。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會忘記這句話，的確文風里的溫情很叫人感動。

我又想起前幾天文學營里，第一天的文風社史介紹時我們一再強調的竟是文風的摯情！或許它已經成了笑柄，我們還是不

想否認那一種切身的體會。當時我吱吱唔唔道出自己內心欲發不能的感受，一幕幕的記憶已在腦海里一一流過。我看到一年的我，看到自己非常胆怯的出席第一次的文風集會。那時候我絲毫也不懂何謂文學何謂現代詩呵！我看到自己是如何忙碌的吸收一種本是陌生的東西（或者更有學問的說是學問）。那一段日子就在我們所謂的轟轟烈烈、充實且豐盈的渡過。那時候日子是無數的高潮，我甚至抱着一種「我有美好的明天」的信念來走完我未成的路。

記憶繼續挪移到去年十二月的第二屆文學營。那一次的文學營我對文風都是那麼的重要。我們幾乎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文學營，而我的內心竟似承受着無比的壓力兼期盼，我是如斯矛盾的要求自己對文學營付出些許，擔心自己讓文學營失望而隱隱約約還是對文學營抱着希望。後來文學營過去了，我們都看到了自己擔心的東西。我們也一樣看到了自己的期盼，那次文學營回來，我單戀着那曲今宵多珍重，還有海珠樓的海風，於是我就寫了看海的日子和海的故事。我一直想着四天三夜里的愉快與不愉快。

營結束後我們一夥十餘人還賴在板島不回家，我們一直逛了好多家超級市場，提着大包包東鑽西鑽的跑到電影院去。原來是「搭錯車」。散場後我們才發覺阿菊竟哭腫了雙眼，大家就一路喊着酒酣倘賣無……

人家說畢業了總有許多無可奈何，還好我今年順利的參加文學營，要不又是一個無可奈何。文學營的前些日子，我內心好慚愧好慚愧。我看到社里的人都在忙着籌備工作心里就不是滋味。有一回紫斌不知是不是忙得不耐煩發了勞騷，我當時心里好氣她。過後才知道原來自己竟是沒本錢生氣的。我真的抱歉。我不再懷疑我們對文風的感情。記得我們在面臨考試前的掙扎，想着文風我們都要哭了。有一回紫斌不知道爲什麼竟哭了，我們只知道紫斌是從來不哭的，而她竟說要退出文風，我們只是看着紫斌什麼都沒說。那時候我們都好傻呵……

我們終於上山了。

我一直說我沒有在升旗山看過夜景，其實我什麼都不懂。我看到一行那麼多人，心里已經沒有原由的慌了起來。我已經再次

的教自己失望，於是我告訴自己上山來面對自己，兩次文學營我都忘了問自己爲什麼參加，我知道自己永遠不需要答案。人家問起我文學營是做什麼的，我會莞爾。我告訴一個男孩說他應該參加文學營，而我始終沒有告訴他爲什麼。

山上好冷。我的心竟是沉重。

夜里的風好冷。我說我有外套，寒風還是禦來。我就迎着寒風看一夜的街景。只是看街景，我不需要知道東南西北。我以爲會有流星掠過的，然而沒有。我教自己不要刻意要求什麼。

我上山來面對自己，而我却同時忽略了更多更多。或許我早該知道這種得失的原理。常常我追求美的事物，却忘了真和善。我又想起文風的摯情，我們沒什麼遺憾的。

從山上回來，心里一直不能平靜。想着山里的霧，我會突然眷念起來。賦歸那天的換心時間，有人說霧正從窗口走進來……，大家都朝那個方向望去……。前幾天我看到有人悄悄把霧帶回來，就在那些照片里——。

有誰說我們把山上的寒意都帶回來了，家里的被也寒了起來

。我又想起山上的寒風。

×

×

×

×

×

文學營過去了。

有人說起文學營的故事來。他們說一行七十餘人，當然很多故事呵。大家都笑了。

其實好多人都在想文學營，已經有人說明年我們再上山去的話了。而明年，好像很遠。於是有人說我們星期日來一個聚會吧。呵！是這樣的嗎？原來我們都已到敝舊的時候了………。

粉紅色的記憶

郭詩寧

他把粉紅的記憶掉了。在我還來不及寫下來不及停駐在他的臉——在我的心。

記憶在每一句書聲里回來找我。我朗朗的書聲已是記憶的窗；每一卷書香是通向粉紅的約會；我要赴粉紅的約……我喃喃的已是掉了的記憶。——

——他曾經唱過的歌在天亮以前已經沙啞。

是在曾經，他欲抓住刹那成爲永恒。

是在曾經，他欲背伏着她渡過山水。

是在曾經，他欲建立彼此永遠的根。

是在曾經，他欲唱出白髮吟歌。字字心語刻痕的情，曾經很美
的不再失根。

就在許多的曾經裏，我寧願讓自己走進一個真誠的謊言。日

子是無數個的等候，等候是讚美的風；一株等候於是站立成永恆的憧憬。抓住一葉楓葉的情我不再惆悵不再迷惑，我是快樂甜蜜，在一株等候裏。我是幸福我是溫馨我是盈盈的走入完美……

那是完美。那是粉紅的記憶。完美的即是粉紅，粉紅的是情懷。

其實完美只在夢中只是曾經。因為他把粉紅的記憶掉了。他太不小心的掉了，散落太多太多的星。夜裏無風，我突然好冷好冷。我要抓住宇宙的永恆，可是他已經散落太多太多的星。完美的不再完美。早該曉得再美的星也會有缺陷的。星星他終究要走，在天亮以前他終究會走。只是流星他走得匆匆，走得無情。我說過我要趕在流星掠過的剎那，默許一個白色的心願，心願就是永恆，他在宇宙間停駐成爲永恆；世間還是有神話的，至少星星不會忘記，故事就要流傳下去的。世間還是有神話的。就在流星掠過的剎那，他說他會復活。復活的星聽說是赤熱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復活的是赤熱的。

一份急着要去闖蕩的豪情

郭詩寧

想到今夜里就要跑幾百哩路到遠遠的關外去游蕩，我整顆心都飛揚起來了。

於是早晨都變得亮麗非常，我一個人坐在床上整理今夜就要啓程的行李，時而站到鏡前仔細端詳該穿哪一條裙子，才能把自己襯托得更美更美，想到這里就愛笑自己那麼明目張胆的虛榮啊！

房外有媽媽的叮嚀聲源源不絕，一下子風油一下子水果的，唯恐她心愛的女兒在外頭叫風雨給欺侮了，對於我這個從未出遠門的女兒，媽媽的呵護就是我重重的行李更是我長長的牽掛……

有一次我隨菊凡老師去採訪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大男孩，聆聽他沉而有力的聲調娓娓道出當年二十一時一個人離家到千里外的國度，先是西臘，然後羅馬然後英國、美國，這樣子一晃就是十

年，單純的男孩就憑着他單純的信念（他說人生太短，一個人怎麼可以就死在他的出生地呢！）打出了理想的天下，面對着這麼一個豪情萬丈的大男孩直叫我這個躊躇滿志却裹足不前的女兒身汗顏非常。

（而十年來無時無刻都在鞭策着他求上進的竟是遙遙千里的故鄉的情。）

行李收拾好了，我望着鏡裡頭的女孩甜甜的笑。想着今夜的旅程還有媽媽特別囑咐隨身帶去的大衣，盛得滿滿的不是行李而是濃濃的溫情和一份急着要去闖蕩的豪情。

而結束竟是一種淒美

郭詩寧

其實我什麼都不需要，真的。

沒有人能幫助我完成這個心願的，我曉得。

我知道自己不能，而我只想結束，結束所有，結束一切。

或許真會有那麼一天，只有自己一個人。

我會慶幸自己是友情，愛情，親情豐盈的小女孩，而今什麼都不需要了。我不再相信感情這一回事，世間本來就沒有永恒，你說我們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說要懂得珍惜呵！這一切都懂的，而我心里好累，或許錯不在誰，或許我們誰都沒有改變，我始終相信我們的情誼，只如今我想請你幫我完成這個心願，讓我安心的一個人上路去吧！

之二

學期就快結束了，學校里亂糟糟的，教務處里大家似乎都在

忙着，我看着校方發下來的通告，學期結束前的工作：(一)，(二)，(三)……：一項一項的工作，一宗一宗的結束，我心里好累好累。

桌上只剩下一疊疊五顏六色的紀念冊，都是班上小瓜們的，我又想起方才他們擠在我的書桌前嚷着嚷着的情景，老師，你要寫下你的地址的哦！老師，我們去大山脚找你好嗎？老師，你的電話幾號？老師，明年你還在這里教嗎？老師，……：就是這些問號，還有畢業紀念冊，畢業證書，離校証……：一切就到了終點。

我慢慢的收拾着一抽屜的零亂，一桌子的留戀，對面的同事咧開嘴笑了笑，她笑得那麼開心，好像什麼心頭大石放下了似的，她的笑容，讓我想起到假期，我也跟着開心的笑了。

讀着自己用了整個晚上寫的臨別贈言，心緒竟久久不能平靜下來。畢竟，我還不能習慣這一種別離，教室里的電風扇轉着轉着，把孩子們笑聲吵鬧聲轉開蕩開，就這樣迴旋着！教室的暖意，竟是暖意，這個時候在我心里升起的竟是暖意，若在平時，我

或許已經大聲的責罵也門安靜下心，我莫名其妙約瑟自己來

悟里帶着濃濃的笑意，孩子們在我眼前幌來幌去，他們似乎也在忙着收拾起一年來揮霍掉的童稚的笑。他們把佈告版上的圖畫都撕了下來，像不懂事的嬰孩撕掉了自己彌月時爸爸給他照的相。我心里在笑，笑一種結束，笑一種結束的淒美，猶如我在家的後面那條長長的鐵路看日落時的意境，一大片紅色的彩霞，墜落成恒古的完美。

很多時候很多東西都只在一念之差，像淒涼與淒美，像短暫與永恒，像結束與開始……很多人就站在這一條線上久久不能跨步，或許，只有結束，才會給世人帶來一種永世的寧靜……

那似乎是很熟悉的事

郭詩寧

那似乎是很熟悉的事了，在我提着書包走着畫滿多多個四方格的人行道去上學時，我曾經，或者說常常，有意無意的，對着一路的風說着我對你的惦念嗎？也許不是，其實自己也不懂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懷。惦記着你同時也惦記着許多人、許多事。常常在上學的路上、回家的路上、上課時在冰冷的課室聽書時，就愛想起浩浩翰翰的大海……。

那是多麼美麗的海岸，還有長長的海堤一直沿着海堤走下去，走下去，不需要有盡頭或者任何目的地，很多人就這樣沿着海堤走過許多個黃昏。沿着海堤邊的人行道長長的排滿了賣小食的攤格或手推車，這些竟也是海岸不能缺少的特色。他們擺賣着各式各樣的小食，有炒麵、炒粿條、福建的、印度的、島上最出名的叻沙和囉咗，那些到海岸來的遊客們都愛坐在長長的海堤上享

的叻沙和囉咂，那些到海岸來的遊客們都愛坐在長長的海堤上享

用着這些島上的小食，他們甚至可以吃一樣就這樣沿着小食攤格吃下去呢！然而你呢？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帶我來這個海岸沿着海堤一直走下去，什麼時候我們才要坐在這裡的海堤上吃我們愛吃的小食？好幾次我就坐在我學院的圖書館望向窗口就可望到這座大海藍藍的海水，然後一直不停的反覆思索這個問題。而你呢？當我在惦記着你和大海時，你會是在怎樣的狀況呵？每個早晨我在學院里上課，我就會想起你一定也是在學校的課室里上課，很可能就在新的那一座建築物第二樓的第一間課室；我可以想像班上上課的情景，你每一次講書都是那麼神情奕奕，專注到我走過你課室外你都不會察覺的。你知道嗎那個時候我就會在心里暗暗的生氣，然後再讓氣慢慢的消去，一點都不讓你知道。

假如我還可以像以前那樣每天都見到你就好了，我在這里每天上課，爲什麼偏偏是海的兩個岸呢？那是多麼的不公平呵。我幾乎每天都到圖書館去，然後選好對窗的那個位子坐好，從這里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我最喜歡的浩瀚大海，大海好像離我很近，但我却從來就不懂去海岸的路該怎麼走，這些我都不要管了，你說

你要帶我去的，不是嗎？所以我一直都很放心。有一天，而且是在天色暮了的時分，天邊有晚霞的時候，你會帶着我沿着長長的海堤一直走下去……。

後來我就想到以前的學校。以前我每天上學是去教書，還有，我每天都和那些老師碰面大家笑笑打個招呼，很親切的，我現在才知道原來自己是那麼喜歡以前的學校。你知道嗎每一次周會時我就愛和着學生的歌聲輕輕的唱着校歌，現在我說出來了你不要笑我好不好？因為現在我這里沒有周會的，既使有你也不會願意來的。記得我有一次問過你，你說你絕不會來學院的，我問你將來打算做什麼你也不說，你不會知道那時候我就發誓要永遠離開你了……。

我終於回來學校了。那天早晨我一個人乘巴士乘渡輪再乘巴士才回到學校來。一個人在渡輪上，我一樣選了靠窗的位子，然後一路讀着大海。那時候我又會惦記着你：想起你眉間緊緊扣住的會是大海般的心事嗎？我真的很想知道。下了渡輪後來又一個人乘巴士到學校去，一路上我的心更是焦急，其實我最不喜歡乘

人乘巴士到學校去，一路上我的心更是焦急，其實我最不喜歡乘

巴士了，你不會知道那個時候你應該已經放學了，那個司機竟還慢慢的駛了又停駛了又停的，我實在沒有辦法………………。

後來什麼苦難都過去了，我終於來到學校站在校門口，那些日子一直都在惦念的東西突然都奔回來／奔回來了，我竟然捉不到自己的感覺；我知道你就在里面，我又想起浩浩瀚瀚的大海，突然就不想進去、不想見你了。

那似乎是很熟悉的事了，我久久都不想見你了………………。

燭光滿山

龍川

手搭着前頭友好的肩或腰，我們六人串成一尾魚，扭尾擺鱗游入洶湧的人潮，在黑壓壓的河里梭巡。

（我的眼神在搜索某個人影。）

大山腳這段馬路已被封鎖，車輛禁入，只限行人。每年一度的 St. Ann 便使整條大道流成長約一公里黑越越的河。岸旁連綿簇擁着售賣吃喝、衣物、飾品、蠟燭等的攤子。噪音不斷地擊打耳膜。晃來晃去令人目眩的人影，黯淡的燈光，香味再加上汗酸組成蒸騰欲沸的夜。

不管是趕熱鬧或誠心祈禱，每人皆携着蠟燭，以備抵教堂時點燃。

當彌撒開始之際，我們身不由己地被推擠進教堂的窄門。至此，從馬路流入的人群在教堂前的草地凝固成厚厚的 隨人體鑽

入而開攏的人牆。無數垂淚的燭朦朧照亮手持者汗津津的面龐，

此，從馬路流入的人群在教堂前的草地凝固成厚厚的 隨人體鑽入而開攏的人牆。無數垂淚的燭朦朧照亮手持者汗津津的面龐，空氣是又濃又熱又悶，膠凝了起來一般。

自教堂高高的台階往下望，一朵朵密密麻麻燦爛的燭花，宛似開在漆黑的湖里，有的靜止，有的在湖面浮游。

循斜徑往上，循教堂後的丘陵往上，又是一股股扭動的人潮，在樹木與崎嶇的山道間蠕蠕上下穿行，沿途遍植一叢叢熊熊的燭花，散佈丘陵各處的黑色岩石上。遠遠看去但見一道道由燭花綴成的光流，蜿蜿蜒蜒迴繞着丘陵盤升。在黑夜里熒熒然顫動閃耀，彷彿天上的星星墜落於丘陵間燃燒。

此際，我們是尾衝刺的鮭魚，在缺氧中逆着湍然而下的激流奮力竄上。

（無時無刻，我在期待一個驚喜。）

然後，我們在教堂的草地迂迴鑽行，觸目皆是幢幢密集的昏黯人影，一顆顆頭臚在黑暗中浮來浮去。燭花在草地隨處綻放，令一個個黑影各自圍攏，令他們的聲音在暗夜里浮沉。偶爾一陣突發的笑聲在某個暗暗的角落迸出，隨即又被雜音掩沒。

頌歌在夜色中飄揚，教堂附近人牆再貼上人牆，愈來愈密集的人潮在馬路上推擠湧動，噪音歇斯底里的不斷擊打耳鼓……。

夜已蒸沸。

沒有熱鬧，我心中只有惆悵後的疲勞。

午夜前我們留下熱騰騰的夜給萬餘的群眾，到附近友人家寄宿。

St. Ann 過後的隔天中午，攤位依舊，數以千計的人仍滯留未散。

而我意外的終能遇見妳，節日的感覺在胸臆鼓盪，所有佳節的氣氛都回來，回來——。

泥土。母親。我。

龍川

！。

傍晚幫媽拔香茅時，我第一次發覺它的味道竟是如此迷人——

我褪掉黏在香茅根部的泥土和腐爛的枯葉後，交給媽斬掉根約一尺以上，狹長無用的葉子，剩下我們要的豐盈雪白的一截。空中於是立刻飄漾着香茅若有若無，辛辣中帶甜味的味道。漾動的香氣彷彿是無數隻棉絮般輕柔的小手，拉着我的鼻子往香茅湊，竟有捨不得離開的感覺。其實，在此之前我當然曾經嗅過香茅的味道，並不覺得有甚麼特別。如今聞着聞着，無端端的忽覺自己宛如浪跡天涯後，重歸故鄉泥土懷抱的浪子。深深的溫馨，漣漪般在胸臆間擴散，心境閒適柔和，像此刻悄悄躡足，無聲而來的暮色。那是十九年來，在我心中絕跡的一種心境——泥土給予我的。

我忽然明白，十多年來媽勤於種植的原因。自我有記憶起，媽便和鋤草、鬆土、施肥、澆水與翻種是分不開的。長久以來，兩個井然有序的菜圃，一直是她的汗水結晶。

一旦鷄鴨寮內的糞便積到某個厚度時，媽總記得選個晴朗的日子，叫我拿了畚箕、扁担和鐵鏟到寮里，鏟糞去給蔬菜施肥。我倒不嫌髒嫌臭，鄉下小子那個不習慣這些？只是適逢我球興或讀興正濃之際，喚我施肥，我就難免掛起一張扳起的臉。即使是樂意做，也從未認為那些菜啊瓜啊有什麼好種。媽說不種便沒得吃，我往往不以為然，在菜市場里隨時可買獲，何必自己多費神呢？

施肥了以後，佔領蔬菜地區的野草照例必須清除。提起鋤草，我心中當堂不高興的咕噥。手握鋤頭的時候，我喜歡的只是幫忙媽鬆土和培高菜畦。翻起潤濕的黑土，許多肥肥的蚯蚓蠢蠢地鑽出來，家中的小鴨最高興了，歡天喜地的叫着搶來吃。有時看到兩隻小鴨以一條肥蚯蚓拔河的憨態，真令我莞爾。必要時，還得用手把泥塊弄碎，那是一種舒暢無比的感覺。但是一聽到叫我

鋤草拔草，我的背脊即刻先癢了，情緒肯定迅速低落一半。家務事里頭舉凡掃地、燒坎、劈柴等等，我最討厭的是鋤草拔草了，並非怕手掌起繭起水泡，而是沒來由的起自內心的深沉厭惡。大約誠如媽所說：懶人才找這樣的藉口。

菜圃裏的蔬菜完全摒棄殺虫劑；一方面是種植量少，另一方面媽以健康爲由。因此吃起自家的蔬菜似乎有特別甘美的滋味。可是想到這是媽在曝曬下，流着汗水翻種，天晚了還在澆水的收穫，未免興起何苦之感：都是些廉價菜嘛，花幾毛錢購自菜市場，滋味未必遜色多少吧，堆積的家務仍待她去打理呢！

然而媽並不以爲苦，厭倦和埋怨麻煩辛苦等等之類的話，自我懂得聽話以來，不曾出諸其口。她唯一的埋怨是我們對工作缺乏主動，常常需要她氣咻咻的催促。

雖然如此，蔬菜可收穫時，她的喜悅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在臉上和說話的語氣中。如果菜長得比菜市場所賣的更翠綠茁壯，她不時會得意的說她種的菜比賣的還好。我無法衷心感染這份歡欣。久而久之，媽很少向我訴說她以汗水換來的成果了。

對媽心愛的菜，我一路來採取漠然的態度。我從不無緣無故的走去菜圃。即使在菜圃工作，我也不會細細觀看那些綠油油的蔬菜。除非媽在菜圃種苦瓜、茄子和豆子等幾類較少種的菜，又恰巧媽叫我去菜圃幫忙，我方駐足觀看陣子。我喜歡的只是它們給予我視覺上的美感而已。

苦瓜開着黃色小花，其卷鬚一圈圈的卷住竹枝往上爬，藤葉掩映間，表面凹凹凸凸，自成一個優美圖案的苦瓜悠悠懸着，往往還裹着防虫螫的報紙，一副溫婉的樣子。茄子樹則枝幹疏朗，頗有清奇之態；紫色的茄子和綠葉相得益彰，柔和悅目。豆子雖缺乏形態美，惟基於好奇心，我亦會稍爲停駐約略觀看。

美感歸美感，好奇歸好奇，沒有特殊原因，我依舊是絕足不登菜圃的。

除了蔬菜以外，媽還種了一些本地水果，如香蕉、木瓜、桔子、番石榴和波蘿蜜等；其中尤以香蕉和木瓜種最多，零零落落或一叢一叢的散佈在我們住的園里。每趟給蔬菜下肥料，媽總不忘順便替瓜果施肥。

空閒時，媽常去園里巡視。那兒的木瓜微微轉紅，那兒的香蕉蕾可削；她都一清二楚。我們却瞭然不知，只知道每隔一段時日去翻後宅桌下的紙箱，一串串肥碩澄黃的香蕉或是豐滿暈紅的木瓜總會映入眼簾。如果我們急着拿未熟透的香蕉吃，媽一定罵說：看沒人去，吃就搶着來，我最討厭了。

真的，很多時候我們是身在家中不知家中事，也提不起去園里巡巡躑躅的興緻。偶爾瞥見豐盈的木瓜在樹上，以一抹嫣紅引誘我們，我們却總是止於遠視，直至媽怕鳥兒啄食，催我們爬上去摘；或是一人用長竿戮斷果蒂，讓木瓜掉下兩人在樹底拉開的麻袋里，像救火員救人般。

每回摘木瓜，接住木瓜的總是一臉企盼的媽，拉着麻袋的也少不了她一份。

長大後沒有小時候的咀饞，因此平日木瓜擺在家里，反而懶得動手。媽催促得煩了，只好親手削好放在雪櫃里。那時大部份的木瓜却跑進我們肚里！媽胃弱只偶爾吃一點點而已。

媽確是時時爲我們不合作的態度和瓜果操心的。近來媽又爲

屋旁那棵她最鍾愛的桔子樹担上心事了，記得六七年前，媽初得這棵品種極佳的桔子樹時，喜悅萬分，整天小心看護，施肥澆水，防虫又防鴨的摧殘；極盡呵護之能事。在媽細心的調理下，長出的深綠色桔子表面潤滑，顆顆渾圓，一串串懸掛枝柯緩緩隨風起伏搖曳，十分引人。

桔子樹開着純白的小花、散發若有若無的清香時，媽已滿心喜悅期待結實的一天了。看着桔子圓渾渾的掛在枝頭，她欣喜之餘，又担心鄰家那幾個咀饞的小傢伙，他們常趁着清晨悄悄偷偷採，以解咀饞。而媽最恨人在葉面仍睡着晶瑩的露珠時，採摘桔子的，若我們犯此舉，她曉得了也是準罵個不停。因她篤信桔子的表皮會因此變得粗糙，有欠美觀。如此毫無科學根據的想法，當然不能獲得我們的贊同，尤其是被罵的時刻，心中難免嘀咕：阿媽真是沒有科學頭腦，這是那門子的理論嘛？

一晃六七年，桔子樹垂垂老矣，結的桔子既小又粗糙，硬乾乾的，失去往日的圓渾豐潤。媽可真是惋惜得緊，匆匆向小舅問明了駁枝的法子，自己親手接植，以期日後我們仍可有酸甜的桔

子吃。

媽花在蔬果上的心血的確不少，然而她倒不是爲自己喜愛吃而種的，說句實話，我們也不是挺稀罕這些蔬果。因此，我一直不明瞭媽種植的心理，家務事已夠她忙的了，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我望着滿畚箕盛載的收穫，細細體驗這一刻的心情，我想她勤於種植的心理以及對泥土的感情，我是可以瞭解的。只因爲在以前，我不曾在菜圃有此刻橫臥雲端的歡愉；而看着親手種植的蔬菜油芽、挺仰、開花、結果，那種喜悅的程度，我想更甚於此，也許無可否認的媽對泥土的感情中，滲雜了中國傳統婦女節儉的觀念，和愛我們的心情。不過，我始終以爲她是爲種植的成份居多——一種起於對泥土摯愛的心理而轉化的行動，它已成爲媽心靈上的一種寄托，一種歸屬。

近年來她精力漸衰，且又患上高血壓，仍是持續種植，然而不免聽到她說年輕時的衝勁不再的慨嘆。的確，比起以往，媽對菜圃的管理真是疏了些。最近偶爾望去池塘後的菜圃，野草長得既密又高，在風中猖獗的悉悉舞動。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已做完工作。媽舉起手背抹掉額上的汗水，然後抱着畚箕的香芎先回去，叫我獨自把堆積老高的香芎葉丟棄。

我心中兀自蕩漾着平和的心緒，一時還捨不得回去。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流連菜圃。我不知道爲何會一改菜圃不可愛的舊觀，也許起自我欲更進一步咀嚼由香芎所引起的溫馨。可是平凡的香芎味道，今天爲何會令我在聞嗅之餘，出現如此溫馨的心境呢？

我不懂得該怎麼詮釋，真的 只知道我對泥土的態度在這個傍晚之間全然改觀。

在菜圃裏頭摸摸這，碰碰那，我發覺菜圃的一切充滿令人歡愉的新奇；醇厚的，不帶任何雜質的喜悅在胸中流溢，且感覺一種舒適，彷彿一隻溫暖的手反覆的撫摸你受傷的心口，坐擁翠綠，我似乎是一畦畦的菜，如此自然地和週遭的景物融爲一體，沒有一絲牽強，如山溪的潺潺流向，沒有一絲驚動，如一潭清澈的湖鏡……。

真想，嗯，真想就這麼躺下來臥成一片廣袤的泥土。

蟬嘶喚醒我的時候，家中剛亮起溫暖的燈火，我聽着四野的
嚶嚶虫鳴慢步走回。

回去，我想和媽說，媽，幾時妳要清除菜圃的野草？我幫妳
鋤……。



最美的黃昏

龍川

我們那兒的黃昏是最美的，夕陽也是。

從我家門前往右看，那幅寧馨的黃昏就掛在西邊，背景是淺淺的藍。

像小學時候，咱們塗的畫一樣：首先，描一條起伏的線，再圈一個圓，然後添數朵橫拖的云絮和幾點歸巢的鳥影，便完成一幅掩映在椰影里，單純且完美的日落了。

我喜歡在臥滿斑駁樹影和金黃陽光的泥路散步，看夕陽透過遠遠近近的椰樹在山頭眷戀的窺視。如果身邊有人伴着躑躅而行，知己兄弟或是溫柔的伊，那時呵所有的哀愁將隨那刻縷縷升起，孌孌銜接天際的坎煙消散，醇厚的喜悅則自沉實的土地傳入心底。耳畔的尋常話，彷彿幻成深山里琤琮的泉音了，聽着很愜意，很寧靜，令人只想臥成一段空靈的山景。

嵌滿大小小石塊的泥路，沿途種着香茅、花生和木薯。幾個以木枝及鐵絲網圍成的菜圃，框着一排排站在土畦上的蔬菜——有薤菜、莧菜、蕃薯葉等等。

有時我想，倘若一列列菜畦是一篇篇質樸醇厚的鄉土詩，那麼，挺仰的油綠即是一行行塗滿對泥土底愛的詩句了。每次經過菜圃，我愛讀着那幾首栽植着的詩，暮色里的風也常在字里行間低迴。

幾家種菜消遣的人家，上至祖輩下至孫，往往在此時澆水拔草，時而聊幾句家常，展露笑容，與路過熟人打個招呼。在圍欄外望去，較高且密集的菜如一堵綠牆，擋住澆水小童，只剩一截頭和—管噴洒的水柱。風里傳來他們低低的笑語。

在沙沙的水聲里，似乎我也是被滋潤的菜蔬了——塵埃漸去，顯現如初綻的綠。

短短的泥路盡頭接上一條平坦的碎石子路，往左直出村口，朝右筆直通向繞過村子的河。

眺向村口，低低的蒼穹下是一片廣闊的曠野，長滿夾雜着疏

疏落落灌木叢的芒草，有者垂懸着一串串軟絨球似的淺紅花穗，都在夕暉里簌簌舞動。風吹草低處或可見牧放的牛群，情景有我喜愛的些許肅索和淡淡的蒼涼。不過不宜獨對此景，那會極易墮入憂傷的回想，最好是對着芒草梢上的斜陽，和高空的雲霞，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想。

走向河邊的路上，設若不見騎小單車溜盪的小孩，那他們該是被喚進浴室，或者忙着換掉骯髒的衣裳，接受輕輕的責罵。有的却已坐在籬門外的小椅上。等着媽媽一邊和人攀談一邊餵飯，偶爾用腳逗弄伏着的家犬的尾巴。

如果早些踱到這兒，會聽到廚房里仍響着鍋鏟的碰擊和間歇的油爆。隱隱約約的人語喧笑和迴泛空中的香氣溢出窗外，令人浸浴在家園的溫暖。而且，庭院里／有人靜靜澆花，讓膠管的水在花葉間激濺成迸跳的珠玉。

穿過這几列房子，以及種在家籬內籬外的木瓜、香蕉和芒果，橫在眼前的便是那條寬四五十呎的河了。自南緩流向北，然後河身轉了個優美的彎，消失在視線外。沿岸一排椰樹一致微傾

向河心，守護着纖柔底一帶流水。

而黃昏就在對岸。

小村落的黃昏既沒有大漠里無垠且逼人的蒼涼，亦無海上的瑰麗壯觀，却使人倍感親切。它不勾起我的愁緒，也不令我情懷激昂，只讓我有難以言喻的安祥恬然。在這裡，我聽着椰梢歸鳥聒噪，看水面游魚不停逗起漣漪，一切重壓及煩惱遂悄悄如流水北逝。

當暮色低垂，昏濛燈火烘托出村子的安寧，經歷一次天地給我的濯洗，歸去的我自覺心湖澄澈如鏡，包容衆山與樹影。

我想，自推開我家籬門踏上泥路開始，直到溶入河岸夕照，應是一次愉快的心靈之旅，使我一路由積垢而漸至剔透晶瑩。

雖然，我們那兒的景緻並不幽美——極目但見野草蔓延，河道也非潔淨，村落更不簡樸，沒有參天的古樹，及樹下悠閑品茗聊天下棋的人們，點綴出典型村落的黃昏，可是惟有家鄉的黃昏予我最完美的心境，最感恩的心情！所以，每當夕陽繪一幅黃昏，在西山掛起，我總覺得，我們那兒的黃昏是最美的！

甚至，夕陽也是。



致文風學社

海楓

而我並不是築屋的人，我只是一个在它九歲時插一脚進來的傢伙，築屋的人在淡綠的小草尚未來得及長高時便離去了。之後，有人爲它裝飾了華麗的擺設，簇生的鮮花，樸拙的溫情，以及清茶淡酒，笑話多少人間烟火，多少前塵舊事。

我來的時候，小屋的門始終是敞開的，人來人往，風風雨雨；於是，驟然間有人走了，新的人再加入，這不斷的進進出出把時間拉長了，把小屋的年齡拖老了。

而那個時候的我是傷痕纍纍極度憂悵的，不只爲生活爲感情，也爲了使命爲了紮根。而那個時候的我是纖弱無力精神崩潰的，所以不只一次我想死，想死後就一了百了。而那個時候的我和它是陌生的，我砌起的圍牆形成代溝呵，因此我只是靜靜從他們的笑聲裏穿過。而那個時候的我希望找一處可以容許我埋葬傷口

好好療養的地方，所以在年尾的時候我毅然離開了它。

雖然我知道也許再也不回來，再也不能回來我的鄉土，我還是沒有決定向它告別就負起行李走了。可是我的心却好單薄，一下子就哭泣了呵，真的真的依依難捨唉。隨着火車輾動向前奔去的那一霎那，我悄悄地回頭望着後退的月台路，下着好大好大的雨。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在人烟稀少的山地懷鄉時偶爾也念着它。小屋是屹立在我的鄉土上的，因此小屋也在風裏夢裏飄蕩徘徊，而它是我在鄉土裏最後的牽掛。歲月把我安撫了，我開始勇於面對自己，豁然瀟灑起來也就不在乎滄桑變化了。

可是倏地衝動得要歸去我的鄉土，看望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鄰居，我的同學，我的鴿子，我的小狗，我的烏龜，我的……：……：……。可我倏地衝動得要歸去我的鄉土，做我未曾做完的事

我再回來的時候，小屋已經過了第十個年頭。我看到我鄉下的變化，有人離開這搖籃到外地打天下，搖籃裏的好孩子壞孩子都把我手握得緊緊的。我善感的性情被憾着了，我知道大家的心

都沒變，我知道一霎那便是永恒，我知道，我知道。

正如小屋是屹立在我的鄉土上的，花是開在空氣中的，一切都是熟悉的熱情的美麗的溫馨的赤裸的坦白的，但我想過這是詩意的浪漫的衝動的激情的震抖的難忘的永遠的。雖然我不是很放情的人，可我是真的。

早晨的露珠打花的臉龐滑落，悄悄把青綠的小草澆濕，而陽光笑臉是我們渴望的。曾經在屋裏許下豪願的，曾經在屋裏暢談理想的，我們就要跨步走路了，你來不來？我們等你加入。

而我不是築屋的人，我只是一個在它九歲時插進來的傢伙，築屋的人離開小屋已經好久了，我連他們的面目都沒瞧着呢！所以你們就別再問我，築屋的人那裏去？我知道你也將會知道，所以我不會重複地告訴你，關於歷史關於昨日，其實我最討厭唸的就是歷史課，我的歷史分數永遠是不及格的。

我回來的時候，小屋的門始終是敞開的，人來人往，風風雨雨。在啜着清茶淡酒時，想着它也就快樂地笑了，小屋是另個起點吧？

其實我們不須要華麗的擺設，簇生的鮮花。有樸拙的溫情，有真摯的友誼和忠心的你我，也就很夠很夠。小屋是爲我們建築的，它屹立在我們的鄉土上，我們的心在這裏，夢在這裏，根在這裏……：……：。其實我們不須要孤立的樓宇，冷漠的表情。嘗試走入生活的人群中，嘗試接受熱情的赤子；雖然他們幼稚，却是純真的，這樣日子就會更豐盈更實在更悅人。

而我並不是寫詩的人，寫詩的人在夜裏迷濛時就醒了。我是寫散文的，寫散文的人在夜裏是睡覺的；睡夢裏散文是紊亂打結的，詩人是痴狂固執的。我並不是寫詩的人，而小屋是詩人的地方，所以我也會詩情一番。但你是詩意的，雖然你冷笑裝作不可惜，但你是詩意的！你的理想你的夢，在屋內留連留連，其實誰不是呢？

我們在小屋裏的時候，小屋的門始終是敞開的，人來人往，風風雨雨。小屋不只是詩的，也是散文小說美術音樂生活的一點憧憬；小屋是爲我們建築的，它屹立在你的鄉土我的鄉土上，我們的心在這裏，夢在這裏，根在這裏……：……：。

在啜着清茶淡酒時，想着它就快樂地笑了。小屋是永恆的吧？我們許下豪願，暢談理想，笑話多少人間烟火，多少前塵舊事。而我們就要跨步走路了，你來不來？我們在屋裏等你，門，始終是敞開的。

後記：文風學社已經過了十個年頭，從詩社到易名為學社，風風雨雨，人來人往，是屹立着並準備再度跨步的。而我有一個希望，小小的希望，我可以為它做一點什麼，比如把心帶進來，像阿儂死的時候做故鄉的忠誠，心在這裏，夢在這裏，根在這裏……：……。可我是真的，你也是嘛？那麼把你的心帶來，當你向小屋走近的時候。

化魂歸來的三夜

海楓

我從長長的黑夜走過，帶露的百葉窗簾在我叩門時凍冷我急促的手背。我回來了，可是當年說愛我的，你在不在？化魂的那夜我聽到打雷，烽火參天，他們竟向我奔來，哭號着，苦痛的拍打地面，一時之間塵飛煙滾……我心好慟，是悲壯地淌血，一種欲赴死城的哀！我說染指，只爲今生；可是打天下的手已經廢了……，時代的動蕩依然抖動得這般不寧，而黎明時分我却要趕着上路了……。

我在垂柳枝旁痴痴佇立三天了，低迴的南風喚着要回去北方的故鄉，而我其實是西南部的孩兒啊，當年說化灰也認得的，你忘了沒忘？那一年除夕，恭喜發財的話老說不出口，屋頂漏着冰涼的雨水，疊連的好幾天，紅腫的睛眸，他們訴着老天爺沒眼，竟不保佑多災多難的蒼生，却更肆虐無忌，弄得大家沒口安樂茶

飯好吃，怎麼過年？然後你抱着我，我附在你肩上悲哀地痛哭……。你說紮根，只爲將來；可是往下裁的種籽已經腐蝕多年了……；今天的我們依舊如風飄零，而未來是多麼遙不可及的事。多麼遙不可及……。

然而昨夜，是雨模糊了，是灰暗朦朧了，我秋波盈盈的俊眼看不見，看不見，可是我一直睜睜的……。慌急的霎那我聽到當年的擊鼓聲，歌聲還有琴瑟的絃響，破空而起，嘹亮淒瀉，痛澈人心……。啊，我來了，我雖不在了，但是昔年答允要回來的，我真的來了。你在那裏？或者不在？都不重要了，我數着遠方那心血賁動的鼓聲，凌亂猶如青春年華時抱定大志要遊遍天下的豪情……。

依稀記得，你爲了自由、民主、正義、人情，連油傘襁褓都不帶就衝出去，使我爲你的痴狂傻憨失笑於風雨中……；多好的縱情，多好的赤血丹心，就容你去吧。我不能和你及兄弟們長衝直行了，那隻打天下的手年前廢了，你要單獨動身呵……。我的心迅速蒼老下來，等待夭折，如許寂寞澀然的思想，你們都

不會擁有，沒有希望沒有明天沒有哭泣沒有歡笑……，似乎冬日無窮的冰雪已覆蓋我老衰的鬢髮，那悵惘的愛國情操何去何從……？生前有段日子愛問自己，生我之前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放眼凡俗，紅塵滾滾，我還要流浪多久呢？山動了，河在翻騰，峰迴路轉，氣納一口丹田，仰天長嘯者有你，翹首放歌者有我……。在喧囂的噪聲中，在熱烈喝采的拍掌裏，靜靜地一肩負盡古今愁，何等沉重的包袱與光榮……，那是舊時的壯志，不肯稍有打消的念頭一直是延續生活的支柱，來吧！讓我們找死去……。

然而我已化作千里歸來的鬼魂，不再暴躁不再激性不再凜勇不再……。你不在也是好的，我怕你失望得槌心槌肺罵我變了；我委實酸腰地等了長長的三夜，你去了那裏？斗室裏暗慘，不曾着燈，使我睨得頹喪……。輝煌刺目的陽光，從巷口拖一襲迤邐的影子，背後遠處隱隱約約傳來喝殺聲，風雲底下的英雄好漢已疲於奔命……。老天！時空幾時顛倒得這般厲害？叫我措手不及得大吃一驚。我是想起了小時候在斜坡打架鬧事的那班伙伴

嗎？大概是的，在離鄉的下午開始就惦念着他們了。可我回來了呀！他們也走了麼，離鄉背井了嘛？

夢裏幾度哄自己，沙漠中植的種籽，根會往下載得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的；堅固且永恆，那是我們理想的家園呵……誰知縱橫萬里風沙，里里皆寂寞……，又豈似舊時那麼單純？滄海桑田，歷盡風霜過盡千帆的悲忘，世上能有幾個人揮洒自如地省略而去？待所有的記憶風乾後，我就要走了，你還不回來？難道要五百年後輪迴才能重逢？我好累，恁疲憊不堪的眼臉欲合還開，是真的不甘心，不甘心沒着一面就死在地獄裏……你還不回來？我心已憔悴，只因失血太多，失血太多……。

＊小記：

在一個落葉蕭煞的日子裏，曾經設想了如此一個情景；死後化魂歸來的我，雖痴守了漫長三夜，却不得見你最後一面，訴說我悲壯的哀愁。那年那天那時的回憶也只是更多的憂傷歲月，如風般的無家無根，愛國情操又該何去何從；豪情壯志未酬，竟已

死在地獄裏。這份恨這份悲，誰能湮絕？



烙痕——給我親愛的母親

海楓

沿着木橋走過，橋下緊挨着嗚咽的清流，看着天空上的烏雲散着，恰似心底的那份惆悵，但始終無法自拔。在這絢爛的午後，因剛才下過一陣雨而清爽了些的氣流，還有那岩石上的青苔正溜溜地泛着光，那是陽光的照射所形成的。我想起了自己的所做所為，不免又一陣悵惘。

那是怎樣造成的悲劇？我不清楚，真的不清楚，雖然主角人物是我，但我真的不清楚爲甚麼會釀成這種難堪的局面，我不是有意的。

事的起源是在我出世時，那是一個非常壞的天氣，轟隆雷雨，烏雲密佈。當我從母親體內臨世，一陣吼哭便注定了我的命運。在那同一時辰裏，我那富有的祖父，我那封建的祖父已奄奄一息。我的降生不能帶來一份喜氣，却徒然惹上了霉運。

我的祖父竟說我會尅死他的，因為天氣是那樣不好，日期時辰是那麼尅他，他會死的。要母親把我賣了或送人，母親不肯。當然母愛在她心中滋長，她是死都不肯的。誰知却因此，在第二天的凌晨，我那頑固而不開竅的祖父真的去世了。祖父把所有的財產都給大伯、二伯，却連一分也不留給父親，因為我尅死了他！哈，這還真無理透頂！父親更因此遷怒在我身上，我命中注定是非遭此劫不可了。

我終於被送到武館中成長。與其說是武館，倒不如稱之為孤兒院，因為那兒住着的全是孤苦無依的孤兒，他們是我的師兄。所不同者，它是教武術的。

在漫長的童年生活裏，我的體弱多病，早已把師父一家的財物花清花光了。最後武館被迫關門，幾個年長的師兄也早已離開師門。只有我在師父臨終時獲知了自己的身世。這是多令人不憤的事情啊！師父頻頻勸我認回親生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她是那樣無時無刻的想念我，更為她的懦弱會痛心疾首。師父的去世使我非常傷心，而爲了完成師父遺命，我回家了；回到那原先不要

我，遺棄我的家！家？

父親沒有因為我的歸來而感到高興，甚至時不時舊事重提，這使我幼小的心靈佈滿了傷痕纍纍。倒是母親的關懷正濃濃地包圍着我，使我不至於受到冷落。

時間是這樣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父親沒有再說甚麼，甚至連理我也懶了；因為我的主觀太強，我甚至到現在仍不肯花他的錢，更甯說叫他父親了。這其中有幾十次的離家出走，因為我實在不能忍受父親的漠然和諷刺中帶着的埋怨，那尖酸的語氣使我不自己的難受和生氣。

這一次我下了決心真的不再回家了。如果父親真能忘記舊事，或許我還能高興的重回家園；但幾年來的相處使我領悟了這是不可能的。父親的倔強遺傳到了我的身上，兩個倔強頑固的人，又怎能再要求我們會放棄已見呢？

當母親哀戚地求我回家時，我心一陣一陣地抽痛。啊！媽，原諒我的不肯，我已經給了他幾十次的機會，給了幾百個自己的理由，可是我還是要任性地離開您而去。每當午夜夢迴時，母親

憂悵哀痛的目光都浮上腦海，啊，對不起，媽媽！我不是有意要傷您的心。造成今日的局面又豈是我所願唉！

又是細雨輕飄茫茫忽忽的惱人的雨季了唉。如果我平靜下來，而又不忙的話，在這次的母親節裏，媽媽，我將會回家一趟。

後記：雖然往事已遠，曾經烙下的痕跡又怎能磨滅？而我親愛的母親，妳會瞭解的。畢竟世間親情，血濃於水，我不怪人，可我要告訴您，親愛的母親，其實我好愛好愛家。

釣魚去

海楓

天氣好的時候，想帶厚厚去橋頭釣魚，拿了魚竿釣具，提着魚簍子，簍子裡放了垂釣用的海蚓，是向市場裡的阿冬買的，很活，用來作餌比親手在泥巴內挖的蚯蚓或蝦子還要好呢。厚厚一直輕吠着跳來跳去，不停地左右我的視線，又委屈而帶着撒嬌的向我投懷送抱，伸着舌根仰着頭，彷彿知道我要帶牠們出門而雀躍萬分。揹起竹摺籃，籃裡盛着一些餛飩和水瓶；把厚厚先趕出門後，再鎖上門扇和窗扉，整棟木屋便空置了。

出了門，厚厚搶在我前頭晃着身子走，時爾回頭看我，時爾疾跑向前。我一面低唱，牠一面緊跟着，手上的魚竿握得掌心全是濕汗並顯得滑溜，魚簍子一直蕩來蕩去，熱帶風柔和地拂動我的衣袂和髮梢，路旁的茅蘆磨擦着彼此發出颯颯的聲音。橋頭離我的住處不遠，橋下是條源自北海的河支，緩緩流入林武湖，水

面微微波動的低浪被兩旁濃密的樹木遮掉了陽光。在樹蔭下有幾隻烏鴉沿着河面迴翔，叫喚着失散的伴侶，呀呀——。

到了橋頭，我往左面的河岸走去，那兒是一座斜坡，草木芊芊野花郁郁，落水處有幾堆大石塊可供垂釣坐息。我把東西放好，弄妥了釣竿吊上海蜊於釣針上，再拋下河裏續而絞勻綫索，開始釣起魚來。我坐在其中一塊方石上，厚厚不知什麼時候跑得無影無踪了，也許在右邊嬉戲還是他處找樂子吧，我想總不會跑遠，這厚厚胆小。

而此刻，我需要的是耐心地等，等魚上鉤，等時間溜走，等一切靜寂裏突發的喜悅抑或失望的結局，都可以等得不顧自己了。呵。我想我忍耐的功夫或多或少是從釣魚時學來的，其次是奕棋，再有就是等那班女孩等出來的，哈哈。從竹摺籃裏取出餐點，是自己粗製的三文治和糯米飯團，塗上甜膩的椰糖後，倒也蠻可口。對面的河岸，除了繁茂的樹木草叢花簾外，亦有兩個馬來男孩在垂釣，魚竿隔在橋底下，人却在看書。

記得以前剛學釣魚時，緊張沒耐性的脾氣往往須要借助書籍

才能安頓不可，否則不到一時光景便收隊回家，魚？上巴剎買算了。久而久之，竟棄書而選擇枯坐等待；因從等待中翻覆回來的記憶使我眷戀不捨，以及那段時間裏得以自我反省和下定決心的過程是我唯一的安靜。就這樣思潮起伏，就這樣孤立自己，就這樣自得其樂，就這樣解釋寂寞還是就這樣任歲月去了。倒也無怨無悔過。

魚竿動了，細細的綫索含着重量，正一抖一抖地，哈哈，總算有魚上鉤了。我連忙放下手中的三文治，提起釣竿收綫。一尾銀魚破水而出，正作捨命的掙扎呵。我像最殘酷的主宰，掌握了牠的生命權。我知道我不會放牠一馬，牠是我的收穫哪。我到底還是狠心的。魚鈎劃傷的地方正溢出血紅的液，那是牠的血麼？冷涼的。牠瞪着圓眼，似是難以自信的訝異和恐懼，張含着腮拼命地呼吸，嘴也關閉着。我抓起牠放進魚簍。又再度垂釣。

一整個下午，釣中了幾尾大魚小魚，收穫竟也不賴呵。落日餘暉，紅霞漫天，厚厚不知幾時已跑回我身旁，躺在草地上無精打采地望着水平綫上光閃閃。對岸的男孩已走了，大概收穫不

大。我想這橋頭只剩我一人了。而倦鳥飛還樹林時，啁啾聲居然把周圍填滿了，偶爾蟲聲亦冒了出來湊熱鬧。

風兒輕輕地吹，吹得我差點醉倒大自然的懷裡。有一隻海鷗停駐在橋桿上，探着頭，像在尋找什麼？我突然想起了都城的同房阿愛，不知她怎樣了？大概沒穿沒爛吧？她是那種挺會保護自己的女孩，到了都城也不會輕易地受欺侮吧？希望靈性的她風采依然。想當初自己到都城去，却在一星期內突然發現倘若意志不堅的自己再呆下去的話就要面目全非了。那種攪鏡自照的悲哀在一個月後總算逃了回來，是失敗還是聰明的抉擇？管他的。

鄰居的馬來婆從橋上走過，問我要了尾魚煮咖哩。有時奇怪他們吃魚的本事竟然這般厲害？天天魚，煎煮油炸烤蒸燒樣樣來，就是吃不膩的嗎？還有哩，醃鹹魚啦剝魚皮等等。這種吃法真令我大驚失色，十年如一日的花式，看都看厭了還吃？或許這也是鄉下的特色？純樸而真誠、忠厚而老實、熱情而知足常樂。

只那麼一會兒便已是夜幕低垂，滿天星斗的晚上。不明的鎌月倒映在河面，四周靜悄悄地聆聽得見風的登音涉過。我已疲憊

了，收拾好東西準備回木屋弄晚餐餵飽肚子再說。伸手把睡熟的
厚厚叫醒，牠晃頭晃腦地像夢遊一般往回路走着，似乎很累。

喜歡釣魚，不是因為收穫的大小，而是獨處時的那一份靜默。
也許多年來的波動使人渴望安寧的生活，所以我走向鄉間，走
回平淡的日子，甚至於沉浸在大自然裡渾然忘我。



離別是另一個相遇

采韻

黃昏又悄悄的走進這小小的村落。她飄逸的金黃髮絲使大地也抹上一片淺淺的羞澀。

我獨自在閒盪鞦韆看書織夢。也不知何時開始我底心靈驚覺她是如斯的柔美。我愛看着她圓圓的輪廓，尋找一些失落的夢。想着我和她的故事。

黃昏孤獨的走遍橢圓的地球，看盡了人生的悲歡離合。流浪了千百年後尚未找到永恆的伴侶。總是帶着一般淡淡的寂寞，孤獨的流浪四海；曾經有過多少個離別與相遇，多少次心酸與惆悵、驚奇與喜悅。那一切的變故都是歸於「緣」字嗎？

迎着黃昏徐徐的步伐，我深深的想着人生的奧妙，為何相聚了又要遠離！漂泊的白云為何又要漂浮在蔚藍的天空，穿擦了多個同伴的肩頭與晶瑩的水珠。幾度日昇日落後，乃無法婉拒每

個偶然的相遇與離別。

我沉思在她美麗的金黃髮絲，有風兒掠過身旁，穿過我的記憶。就在那一頁頁的記憶里，我看到朋友抄下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就讓我們瀟灑的揮揮手道再見吧！而多情的我是瀟灑不起來了。

在每次思念剎那間，又浮出我們純情的友情。多一次回首，增一分心酸與惆悵。而在思念與回首的瞬間，有着淺淺的妒意。你離我遠去，是否去尋找另一個相遇。

你走後的我的思緒

采韻

濃濃的夜色浸上山頭。

我把寒衣穿上，走向門口，屋外是一片寧靜。寒風悠悠的拂面吹來，感覺它是如此愜意。我好想握住寒風，就像留住你的脚步。然而寒風依然溜過，而你也飄然而去，只留下回憶的痕跡。

我慢慢的從梯級走下，然後轉向右邊走去。那是一片小小的草坪，有幾張橈子橫放着。幾位文友坐着聊天說地，聲音是細細小小的，像是怕驚醒了沉睡的山林。我靜靜的走過，蹲下身子，坐在帶點水滴的草坪上；抱着雙膝，俯視着山下繽紛的城市。我分不清那兒是東南西北，也不知道你家是在何方。我的目光漫移着，從山下的市鎮到山腰的樹林，再慢慢的向闊大的天空停住。星星在黑沉沉的天際不斷的閃爍着，忽明忽暗；像是你憂郁深深的眼神，那麼深情在遠古。

我在星星迷濛閃爍中茫然了。我彷彿也是天空里的星兒，閃着微光爲你編一段好長好長的故事，然後就這樣在人間里流傳着，流傳着……

寒風徐徐吹來，把我的思緒都吹回來了。想，已是午夜了吧？而此刻，你是否正孤獨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夜是思念的你

采韻

多少個有星有月的夜晚，我都是孤獨的浸在黑暗里，我雖孤獨，但並不寂寞，我無法以筆尖形容出我的思緒，我的心境。

夜，大地是一片沉靜。連一絲絲一毫米的蟲叫聲也沒有。微微的北風就只這樣輕輕的走過。這陣微風，是否走過你的窗前，帶來了你留在空中的聲音？

沉靜的夜是美麗的思念，所以思念，像一種果子，一咬下去，才知是又酸酸又苦苦又甜甜的。有些思念，真的希望能揮劍一斬為兩段，兩處閒愁，各不相連。

那個夏日，我們相見，你直落前額的短髮，遮掩不住你憂郁深深的眼神，你只是淡淡一笑，就只這樣淡然。我掩飾着心中激情，等待着呼喊我的名字。

而時間輾轉流盪，什麼也沒有發生，你只那麼匆匆的一望，

便把眼光移回書上。我帶着沉重的步伐，走向長長的那道斜坡。風兒迎面吹來，我覺得好涼好涼。

夜，就這樣的來臨了，又再來臨，我又思念起你憂郁深深的眼，淡淡的一笑，我把一切帶入夢中。

我們在千百年後的夢中相見，你走過小徑，踏過小草，蹂碎了散落滿地的花瓣，也不爲我留下千篇的思念。



吹了海風歸來後……

采韻

回來後的夜晚總是那麼叫人又懷念又惆悵萬分的。自海上飄來的風吹過我的髮後，知道思念便從此開始……

想那星期五的早晨我看着已收拾好的行旅，心里還存着矛盾的心情，當我們之約定時間來臨時，我還是拿起行李開始了這次的海峽之旅。本想與阿 Al，筱慧與美練一起渡過有海風的沙灘上說心賞月的夜晚；但却因某些問題的出現，他們都不能與我同起程了。就這樣我帶着要與一排數十位旅人連成一線的心情起程了。

坐渡輪又乘車子的我們方到了峇都濱宜。當時我們十三位旅人沒有直闖上酒店，却往熱戀在陽光下的沙灘閒盪着；也盪出了叫人妒嫉的活躍與笑聲。穿過了一棵棵的椰樹，一排排的睡椅，舢舨與桌椅後，我們在綠綠的樹下停足歇歇。

當那叫我情緒隨之起落的霏霏細雨迎風掠浪而來時，多數人已拿着小小的行李進房間享受去了。剩下四五個人在霏霏細雨中聊天。當抬頭看到點點晶瑩的水珠懸掛在綠綠的葉尖時，我被吸引住了。那懸掛着的點點水珠彷彿是一句句的詩句，給人帶來有迷濛美之感。此際，我念起阿丕說過要伴我穿着雨衣在雨中漫步的。而在如斯醉人的雨景中；我把雨衣帶來了，阿丕却在鄉土上啃書。

落下的珠兒越來越大時有人撐開了傘。我安置了小小的行李在桌底下；然後穿上雨衣赤着雙腳的踏在長長的沙灘。看着別人都是一群群一對對的在游泳、玩沙、追逐的，我才掠覺唯有我是孤獨的。看着雨中醉人的景色，我想告訴你們；請別把整座寧靜幽美的綠搖給我／一個人。

送走了雨的天空是一片明朗。晴空下存着涼涼的風。看着你們兩位大男孩在沙灘追捉我們時的神采與模樣，我開心的笑了。在跑不完的沙灘上玩倦了，有人吵着要去「南天門」聽那好勁的水沖打着岩石發出的吼聲；看那千姿溪水穿成瀑布濺出的萬珠水

花。我想說我不去的，因我是那麼容易的蹣跚啊！瞧多數人興緻勃勃的要去，我只好跟着去了。

一路上我是走在後頭又哼又唱的好不愉快。大約走了半個多鐘的路程，我們才看到有水流下的地方。就在此盡情的我們玩着冰冷的水至到黃昏垂落時才走回酒店的房。

最使我懷念的便是深夜的時候了。在黑壓壓的沙灘上只有我們圍成圈圈的並肩坐着。熠熠的燭光在黑暗的浪潮聲中閃着。我再點燃一根蠟燭在我的面前，點燃一根蠟燭在你的面前。隨着的是歌聲、遊戲、故事的。正當濃濃的氣氛搞起時却有人因睏了要回去休息。房里雖然溫暖但却比不上躺在沙灘上來得溫馨。

在溫暖的房里已有六七個人呼呼入睡了。我倚在沙發上，睜着已倦了的雙眼竟不讓自己睡去。唯怕一睡便是天明。眼看夜就要過去了，你們未睡的一群怎麼不重拾那氣氛再踏上沙灘，我想。而後我就在詩句聲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早晨，迎面吹來的海風有點冷意。很驚奇喜的當我看到有位金髮飄揚的女郎騎着馬兒蹣跚的跑過。當我想再看她騎馬時飛揚

的風采，她已不再出現。

拿着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們走向酒店前方的大拍檔吃早餐，走在路上時突然你對我說了一些關於要我和她們連成一線友人的話題，我或許你是無意的，但我却有想哭的感覺。

吃完了早餐後我們又走回沙灘。看到你們在砌沙要做一隻大的烏龜，我也來參與一份；就想留下一些什麼的。而中午時分有數位友人說要先回了，我有些不懂。或許兩天一夜的遊玩里，我們誰也沒有跨越誰的領域。

他們走後，你不愛說話的躺在沙灘上。想，你是累了。我就讓一切順其自然的；就像那海風自然的吹向那一方。

後記：祝爾，這是我吹了海風歸來後一直不知怎麼告訴你，走在沙灘上的我的感覺。

把頭髮再留長

思星兒

我想我應該買條髮束，最好是白色或粉紅色，把我及肩長髮束成馬尾。讓它在腦後高高聳着。或者心情極好時着手編成辮子，粗粗黑黑的掛在雙肩。那時候或許又有人會喊我中國娃娃。不同的只是我一身牛仔布裙的模樣太現代化，若不然，嘿嘿！

讓長髮這樣散散的亂飄很不是滋味，有時候會讓自己鬧得很尷尬。譬如說吃飯喝湯的時候，總會出奇不意一撮黑茸茸的洒下來，白體體的飯與絲絲黑髮。這種時候胃口再好都吃不上一碗飯，若是在大庭廣眾發生的話，會有人小小聲的說：多不衛生。所以呵好自爲之啦。

也有喜歡長髮飄飄的時候，逛超級市場時遇到不想打招呼的朋友，可以低下頭來假裝找東西。這時長髮會洒下來遮住你半邊臉。過關啦！低頭抬頭的剎那，那人已踱步而過，每當這情形發

生時，總會暗暗的慶幸自己擁有一頭可配合週到的長髮。回去時就會對着鏡子多梳幾下，晚上展着甜甜的笑容入夢。

曾經爲自己的長髮寫過一首詩。那陣子與男朋鬧得很兇，一氣之下狠狠把長髮剪得短短，過後攬鏡自照，清瘦多了。最劃不來的是剪短頭髮竟未把情絲剪斷。可是原先自己並不這麼認爲，所以才會有這種可愚可笑的想法。

如今不再那麼感情用事。長大了，思想自然而然的更成熟些，多多少少會冷靜的分析事情。所以又把頭髮再度留長，讓自己看起來更溫柔些，不是一直想擁有這麼一個形象麼？着一襲美色長裙，黑黑長髮上札條粉紅色或者白色的紗巾，在白白的霧，冷冷的風，青青的山上的一座白色別墅旁寫稿。

情傷

思星兒

凌晨四時。你什麼也沒說就走了，再見都省却下來。我不懂該不該起身向你道別什麼的，所以我依然慵懶繾綣於舒適的沙發裏。其實我心裏是很想把你留下來。如此聚在一塊兒渡過下半夜。或者沏一壺獨樹香的茶，然後隨便扯些容易笑又容易忘記的話題也都是好的。

而我始終沒說一句留你的話；我想你是明白我的。自從那一年談過一陣子不成熟的戀愛後我就如此淡泊。現在沒有多少人相信愛情了，執信不疑的更少得可憐。我想我是太早嚐試愛情，所以才會對它產生幻念。太年輕的生命不懂得品嚐愛情，它應該像酒，越凍越醇香。

望著你電單車的紅燈在夜里漸去漸遠，然後像煙蒂般一團小紅光，再然後就什麼都不見了。把視線從窗外移進來時，才曉

得自己連一點聊天的興趣都沒有。我曉得這興致是被你帶走的，因為我開始有極失落的感觉。

緘默中我暗暗唸着「生命之歌」的「說得好聽些」：本來還以為會成爲戀人／但後來却成爲朋友／很意外地／我竟然不悲哀了／我和他並肩走在沙灘上／他以看妹妹的姿態俯視着我／我以仰慕兄長的心向他微笑着／說得好聽些／友情也算是愛的一種？

我一直以爲我能擁有這種洒脫的心情，其實這回是錯看自己。我正如天下女孩一般，偶爾會脆弱得似一灘水，偏偏在關懷呵護下却逞強得很。莫非這正是天下一般小女孩微妙難測的心理問題！

其實感情的契合，又何必需要任何言語的承諾？是沒有永恆這回事的。永恆只是星月日，永恆只是承諾的一種藉口。自古來，多少海誓山盟到最後來只是空。只有來自彼此心靈中的誠摯相待才是永恆的。「兩情若在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我曾經深深的對你說：「Love Me Little, Love Me Longo.」過多的感情，會是沉重的負荷。讓我不

能拒絕，又難以接受。然而最終我們仍舊是分手了。誰都沒有錯，如果有來往，我想我願和你約定，你也該會有這個意願。

美麗的日子有你，也曾經走過難走的路，曾一度互勉互助的走過一段歲月。即使再年長，經歷幾許繁華，當回憶輕叩心扉，便免不了淡淡的甜蜜與憐惜。縱然知曉回憶免不了帶來惆悵心酸，我都心甘情願。至少我明瞭感情的可貴要在分手後才能深深體會和莊重。

有位喜歡算命的朋友曾告訴我，男生左掌掌紋中，生命線與感情線是同一個起點，他老來與妻的感情異常好。我聽着聽着就當真仔細看過你的掌紋，而你的掌紋正是如此呵！興奮之餘，你重重握着我的手。掌心互觸時流過一股溫暖。

我以為從此就付托給你了。然而那只是一場不成熟的戀愛，那年我十六。

點點心情

思星兒

沉寂一段日子後，再見自己的稿佔去文藝版某個角落時，懷着的已是另一種心情。很高興能再握筆寫一些東西，至少沒讓自己失望。我不否認對自己的要求是苛刻了些，但我認為這樣才能肯定自己會搞出一番成績。

步入十九歲以來的二個月，我活得快樂，也很滿足。間中雖然承繼了一些十八歲中不理想的效果，但我也很樂意的承擔下來。事實嘛！怨嘆何用？能輕易就原諒自己的本性讓我活得沒有壓力些。至少我不會為某件事情的失敗而耿耿於懷。何必呢？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往往令人活得更成功些。

不否認拿到大馬教育文憑考試成績時會對自己徹底失望。我以為會考得很好，至少要考取甲等文憑，但我只能考取乙等文憑。我都認了。我最喜歡的生物考取特優，國文華文化學數學等都

考取優等。不好麼？這等成績。對落榜的同學來說，能考取這等成績做夢都會發笑。但與九科A的同學比較，又是何等平常，所以呵，我又輕意原諒自己。

麗蓮說剛拿到成績時難免會很慌張，混亂，幾許失意幾許歡欣，有種何去何從的感覺。那是心靈最正常的反應。所以她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我開解了，幫我選科選系學校，給我信心。我是由衷的感激她。一直以來她都是這麼照顧我的。對她除了說謝謝之外，尙還是謝謝。這包括許許多多感激的言語。

接着下來的日子當然是在準備一切上課的事情。作了決心後心境自然安定下來，又高高興興的買藍布白布縫製校服。唸大學先修班了，買個黑色書袋吧。中學時代大家都流行綠色帆布書包，大的中的小的應有盡有。理所當然的也湊熱鬧搯一個。如今，換換口味也是好的。況且我那個搯了六年的帆布書包已不成樣子，心安理得的丟棄它。

我唸的那所學校尙可對校鞋作自由選擇，白色黑色？任君選擇。很自由呵。理所當然的我選擇了黑布鞋，耐髒嘛！我的劣根

性——懶，越是不用洗鞋越好。白鞋時代不勤洗鞋的口頭禪是：鞋常洗會容易壞些。我寧願小心翼翼的走路，避免弄髒白鞋，這樣就可以耐久些。一年穿一雙，省錢又省力，幾好。

而如今，日子已過去快大半年了。二年先修班生涯等着我去深深體會。我常常對自己說：「長大了，好自爲之，不好教年邁的父親對自己再度失望。」已經在考場上摔過一次，不好歷史重演呵。好歹要收拾心情好好唸書去了。

當然間中也要勉勵自己用心的寫文章，就當作是唸書生活中的點綴品也好。無論如何，心情歡欣或低落，我都會爲一本只值七角錢的稿紙潑墨點滴，不是嗎？

我只是心情不好

思星兒

我始終沉默。

而失落的感覺却像崩堤江水般在我心中迅速湧開。我不是個重感情的人，但難免會有觸景生情的時候。進亭來信說道只是過渡期，會過去的。我把信讀了好幾遍，然後對自己說沒有關係，這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只是過渡期。我最教自己快樂起來，迎着日子，走進陽光。

跑道上有架飛往霧都的七四七客機正徐徐起飛：很像一隻初學飛的鳥，有點興奮且子心翼翼的，然後悠美地在藍藍高高的天際劃開一道弧線，趕在青青的山巒前橫越而去，最後飛進聚集在南方的雲堆裏。雲是白色的雲，很像小孩子愛吃的棉花糖。

左手手腕上東方牌的腕錶告訴我此刻是下午二時又一刻。陽光仍舊很猛烈，白色的雲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耀眼得很，原本白

色就是最佳反射體，這樣昂着頭看久了眼睛很不舒服，頸頭也酸得抬不值。或許是太專注了，往往會不自覺投入某件事情，而忽略了自身的感覺。

然而我不會輕言放棄，倔強的個性令我執着。所以我仍然強抬着頭，只爲了目睹那大鐵鳥從雲堆的另一端冒出來。雲堆彷彿很厚很密，我等了好久，結果失望到頂點。天空依然是高高、藍藍的，陽光仍舊還很猛烈……。

握在右手裏的黃色玫瑰正散發着迷人的幽香，嬌艷欲滴的黃色令我有種舒暢的感覺，我想起送黃色玫瑰給我的男孩。那是一個二十歲左右或許更年輕的大男孩，剛剛乘着七四七客機飛到雲堆裏去了。他說他要到霧都去探望生病的祖父，但他會趕在三月廿八日那天回來，那時大馬教育文憑考試該放榜了。他還說很多很多關於他的事，彷彿我是他的知心朋友，他的喜怒哀樂都向我傾吐了。而我始終只是望着他，沒有表情，沒有言語。

然後他突然離開，回來時手上多了一朵黃玫瑰。「送給妳，缺陷美的女孩。」帶一臉的誠摯地把花遞到我眼前。良久，我沒

把花接過來，竟有人以爲我是啞巴兼聾子。其實如他這麼以爲我也不會生氣，心裏真的一點芥蒂也沒有。他把花塞進我右手，也不怕玫瑰的倒鉤刺會傷到我。我意外地發覺他已把倒鉤刺削去了，細心體貼的男孩大概都是如此吧。

「你一定是因爲某種意外才會變成如此的，是一場嚴重的車禍嗎？可能是傷到腦部造成腦震盪。我還看見你露在白色襯衫外的手腕上有道疤。是不是這樣呢？」他一臉疑惑的朝着我問，表情關切得像在關心自己的妹妹。

我依然緘默。將錯就錯吧。萍水相逢又何必去在意這麼多呢。我把玩着手裏的黃玫瑰邊這般暗忖。然後是機場女廣播員用清脆悅耳的聲音催人入關。

「缺陷美的女孩，希望能再見到妳。祝福妳。我曉得你聽不懂我在說些甚麼，但妳會用心靈去體會我這份誠摯的祝福，對不對？」然後我看着他提着簡單的帆布袋行李入關去了。

其實，我並不是缺陷美的女孩。只是情緒很低落，幾乎低落到冰點。所以在炎炎午後趕了幾趟巴士到峇六拜國際機場來。看

一看飛機起飛或降落，看一看擁擠的人群，看一看送行者，咀嚼離別的滋味。看一看情侶擁抱哭別的感人場面。那全是一幕幕最扣人心弦的活劇。

儘管人群再擁擠，場面再喧鬧，我依然感染不着那種擁擠喧鬧的感覺。然而我最明白熱鬧並不能掩飾空虛，在最熱鬧的地方最易讓人感覺寂寞，在最寂寞的地方反而讓人覺得充實。但我仍然來這最複雜的一角，都說了，我只是心情不好。



漫無目標的生活

靜思

總覺得自己有太多太多的自由，爲何父母不多加管制我呢？爲何要這般放縱我呢？這種種疑問常使我懷疑父母是否根本並不關心我，又或許他們認爲我已長大了，已懂得處處照顧自己，不再需要他們爲我操心。

小時候就常幻想着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想去那兒就去那兒，想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一切事情都能毫無顧忌的去完成它。而如今我却希望他們能給我少一點的自由，讓我能乖乖的呆在家一段時期，不再像野馬那般到處奔蕩。

曾竊聽到父親說我的一句話，說他整日見不着我的踪跡，搞不懂我是在忙些什麼。爲這句話我感到無限的驚愕及茫然，確實我也不知自己在忙些什麼，好像根本沒有任何事情好忙，而往外跑的原因則是爲了逃避這如巴剎一般嘈嚷的家庭，我常爲自己這

種懦弱之舉感到後悔而又恐懼，恐懼將來的我會否一樣不敢面對現實的局面。

突然發覺到不是父母不再關心我，而是我把和他們相對的時間縮得太短了，在家的時候又常把自己關閉在那小小的斗室里，那是一個只屬於我的新天地。總是在這個時候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常自認爲美麗的開始不應用枯燥的品料來作爲點綴，欣賞那扣人心絃的詩篇及文筆暢流的文章常被例爲是最美麗的；給自己寫一篇沒有主題的文章或寫幾篇回信給朋友都是一些極爲愜意之事。最喜悅的時刻莫過於拆閱朋友一封封信件的時候，常提醒自己千萬不可懶得回信，才能經常享受那一份閱信的喜悅，那灰衣使者已成爲了我最忠誠的送信者，姐姐有時也會爲此大發一番牢騷，抱怨爲何從來都沒有她的信件，因爲她想藉此報復我不把信借給她看的舉動。不借她看其實是因爲有些信包含着不可洩露的秘密，她這位懶寫信的人更羨煞了我有一位每年至多只兩封至少則一封信的筆友。

這種以寫信及寫文章作爲主題的生活已過了一段時期了，母

親還誤以爲我變得如此乖巧，能靜靜的坐着寫字，這種奇蹟般的耐心會否是因爲考期已近了呢？其實我是常在寫那些毫無價值的文章，藉此把一切內心的煩悶憂傷都發洩在筆尖之下，而這樣的日子好像過得並不寫意。

年齡越大，好像就越不怕考試了。從前讀書都是爲考試而讀，考試不準鬧情緒的條規也能順從的遵循。最近一直以爲自己已經長大了，所以讀書就應順着心情去讀，心情不好時干脆拋下書本休息去，然而這種輕鬆的戒條却使我日日都鬧情緒，根本無法好好的專注去讀，或許最終的結果會搞得整本成績滿江紅也說不定！

成長的片段

靜思

說過成長是不再追溯那些溼遠的往事，也不再去編織那些綺麗而又不可觸及的夢幻。而分分秒秒的加遽，却又使那虛無縹緲之感逐漸昇華。

一切生活的點滴，突如其來的舉動及心神情緒的動盪，都受着情感的支配爲操縱。突然想看海時，不挽任何行裝，也不與誰攜手共行，單獨的飛越橫交差的彎線，向那岸的一旁奔去，投向大海寬遼的胸襟，在那浪濤洶湧澎湃之刻，那顆年輕的心也會隨之滾動奔騰，思維直衝云霄。

不會想起失意的你，也不會再去想那一段曾有過的悲哀，曾有過的歡樂，那些情緒的高低潮都不曾在海的窺望之下發生。因此在此這種時刻，我不會想起那一陣惆悵落寞，那一陣飛耀歡顏。只希望浪濤一縷縷的起伏，把那顆飛逝的心靈，從那遙不可及的

角落捲回來。

在那世俗所窺望不着的角落里，別忘了在落幕之前，携着完整的它歸來。我不要那顆充滿槍傷及血痕累累的心，在遨遊之後我要的依舊是那顆以往的心。媽媽曾經告訴我不好將它失望在遠方，而如今我却失落了它，更不知失落在何方，這種日子並不好過啊！

我說過不是浪濤捲走了它，亦不曾隨流云飄逝。而是失落在那個曾經到過的角落，却不能回頭去撿拾它，只因它已遺失在宇宙的另一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顆成長的心。

寒山之夜

靜思

在這寒山之夜，就是喜歡獨自默默的坐在岩石上，數着天上的星星。長得這麼大了，却從未真正的去數天上的星星。這時候終於相信數星星是「數來數去也數不清的」玩意兒。只數了那麼一陣，就感到頸子酸痛難耐，只得停止這無聊的消遣。却發現原來自己是那般的毫無耐性，根本忍受不了一絲絲痛苦的煎熬。

獨自的坐着，心情的平靜如一泓毫無波紋的湖水。那一刻心中超越尋常的寧靜，幾乎令自己也無法相信。的確我是未曾有過這樣的感受。日日沉澱於那喧囂無比的家園與校園里，嘈聲的騷擾已成了尋常之事，這一刻的寧靜，似乎已變成我生活中的一件稀奇罕事了！

沒有蟬鳴鳥叫的嘈聲，沒有任何煩惱困擾着我的思維，只有冷風吹動樹葉的沙沙聲及寒零襲人心絃的寒勁。並不刻意去回溯

那感傷的往事，亦不去搜尋那令人緬懷的歡悅，這個時候也並不適宜去遐想未來的一切，去編織那完美綺麗的夢幻，只是默默的在欣賞月兒與云朵在玩着的捉迷藏遊戲，看那月兒常狡狴的在云兒不察之際躺到它的後端，而朵朵云兒却飄來忽去像是在尋覓它，我就有種想笑的感覺。其實在現實的生活里，我們又何嘗不是相互的在玩着捉迷藏的遊戲呢？當一個人悄悄的移入你的生活範圍之時，你又是能否敏銳的覺察到呢？或許你依然四處的在尋覓着他。也許人類本來就是一種閒不得的動物，明明是能相對着去處理的一件事，却總喜歡來一場你躲我尋、我藏你覓的循環玩意，使得大家都無端的增添了幾分忙碌。或許有些人認為做一件事如顯不出忙碌的跡像，就是當事者未曾盡全力的最有力證明。

這樣無所事事的在數星星，看月亮及等待流星的殞落，其實只是一種漫無目標的舉動。別墅內不時傳出一些嘻笑喊喝的喧囂聲，這種聲音參雜在寒風與樹葉飄盪顫動的颯聲中，似乎奏出了一支悠揚悅耳的柔美旋律。幾度想踱入內與他們共享那份歡樂，却總是跨出幾步之後就退縮了，畢竟我瞭解到自己根本無法融合

在他們的歡笑中，也許我只會帶動那不自然的氣氛。因此我只在月光之下，間接的共享他們那一份豪邁的朗笑聲，却也有着另一番輕柔的喜悅。

那盪在風中的旋律戛然而止，原來已有一部份人睏倦得睡去了。惟我依然以那種姿勢坐着，陣陣寒零颯颯襲來，令我不禁打了幾個寒顫。已接近凌晨二時，屹立着也有兩三小時了。雖然有人告訴我夜間的霧含有毒氣，不可在露天之下坐得太久，却總是捨不得站起來，或許是因為難得有機會在山上過夜吧！不在此時盡情欣賞那淒迷的夜景又待何時呢？何況又有濃郁的霧氣襯着星月臨空的高照，更顯出了一副絕妙的美景。知道回去以後就不再有機會從屋內跑出來欣賞夜景，因為那時籠罩着大地的黑色是令人恐懼的，往往月亮未高掛時，我則已躲進那溫暖的小斗室里去了。

佇立了良久，惟恐那停滯的思維會因此而凝固了！於是就放寬它讓它飄向各方，而往往攫取的只是那感傷的回憶，知道再想下去眼淚必會衝破情感的重圍，於是就停輟了這一串串憂傷的緬

懷。而延續着的却是對未來的片片憧憬。我就是那般的不務實際，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在追求完美中之完美，而能了却這完美慾的只是那虛無的夢幻。然而這種年齡的階段，却總是得徘徊在織夢的邊緣里，去過那種懵懵懂懂的日子。

山上淒冷的寒風驅走了我的睡意，使我終夜不成眠。所想過的一切，總是離不開那起伏不定的心情。畢竟我得承認，我依然離不開那虛無縹渺的浮華虛夢，稚氣的心態猶存，距離心智成熟的成長尚有一段極長遠的路程。

小說



自己的天空

紀湘怡

我在衣櫥前站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穿這套我平日最不喜歡穿的長裙。

平日，我上那兒，或是上班，老愛穿上那幾套舊衣服。總覺得，我這個樣子穿着，不但很適合我這瘦小的身體，更會令我深感輕便與舒服。那幾套舊衣服，穿了又洗，洗了又穿，越覺得「她們」愈有韻味。

阿媽總愛囉嗦我不懂得穿衣服。其實，我不是沒有新衣服穿；只是，我不愛穿新衣服。

阿爸說，去參加這麼一個重大的宴會，就應該裝扮一下自己，第一次參加這種大場面，總不應該讓自己太過寒酸。所以，做了這麼一個令自己不滿意的決定。

我不喜歡參加這一類的宴會。我一向都不太高興在熱鬧而又

烏煙瘴氣的地方活動。但是，我還是要自己去，因此，這宴會是專為我們的董事經理林先生慶祝卅五歲生日而設的。

要自己去參加，目的也只是想讓自己能在這一種場合里學到一些東西。最近，忽然有一種感覺，覺得現今自己所過的生活單調而又貧乏，想是缺少了一些什麼吧。

阿爸在樓下喊我。我趕緊拿了黑銀色的高跟鞋下樓去。今晚阿爸陪我去。他已準備好一切。阿爸與林經理是多年的老朋友。阿媽老催促阿爸一定要出席，人情債是不可欠的。

望一望阿爸這一身裝扮，才發覺其實阿爸還年輕得很。阿媽見了，也笑得驕傲。

要出門了，阿媽追出門口大聲喊到：「怎麼不抹點紅粉和口紅才出門呀！」

呀！才憶起自己是真的忘了。又跑上樓去，給自己弄個淡淡的粉粧。

這時候才感覺到太不舒服了。

於是，我們出了家門。我那件長裙溶入深黑色的夜里。路上

，阿爸默默的駕駛，我靜靜的享受晚風。

忽然，阿爸開口說：「怎麼？這一身的粧扮，很不舒服嗎？」我笑了，真感謝阿爸這麼了解我。

目的地到了。下了車，我們投入五光十色的宴會燈彩里。

我在那簽名的紙頁上簽了我的名子。然後被招待在一群濃粧艷抹的人們之間。我們是在打招呼，不過很勉強。

我咬着瓜子，沒有剝出什麼，又把它吐出來。

我一直在喝茶。

我看着有人在台上表演，穿着古怪的衣服，臉上擦着色彩。

我聽見身旁的濃粧人們在拼命的說話，那種小聲說，大聲笑的樣子，真令人噁心。

而我却一直坐在他們的身旁。

真想大口大口把這一些拿物吃完。無奈，我却沒辦法如此的
不文雅。

我一直坐在阿爸身旁，喝了好幾杯的茶。

我沒心情再研究周圍的一切行動。我只希望這宴會快快結束

。我越來越覺得辛苦，沒有一點兒的新鮮空氣。

身邊來了一位中年人，看樣子與阿爸很熟。他望我一眼，對阿爸說：「怎麼今晚帶位年輕漂亮的女孩來，不怕家裏的太太知道？」

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想起家中慈愛的母親。

「別誤會，她是我女兒湘怡，在老林的機構內當書記。」

「湘怡，這是丘伯伯。」

我向他打個招呼，他回我一個無聊的笑容。

突然，我厭惡起來，想馬上回家去。

原本是要來這兒尋找一些東西，本以為我是缺少了那些屬於現實生活的快樂，現在，我更不知道現實生活中的那一些東西是可以給我帶來快樂的。

突然，掌聲似雷的響起。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確實心不在焉。

又喝了一口茶。

抬頭一書，公司裡的陳同事不知何時忽然站在台上，原來是

代表本公司的職員上台去說說幾句祝賀語。細心一聽，我突然的想大笑。平日在上班時間最會說林經理壞話的陳同志，今晚竟會在大眾面前大聲的稱讚林經理！

回頭望一望坐在燈光下的林經理，只見他笑得好開心。我忽然可憐他。他怎麼會一點也不曉得我們在背後說他的壞話。他又是否真的很不在乎呢？也許，一般上司都是如此閉着一邊眼睛，關上一邊耳朵的。

想起平日上班，我最沒興趣研究其他同事的話題。我好懶得開口，他們的話題總離不開林經理的是是非非。總覺得我沒有插口的必要，因為我對林經理毫無認識。上班時候，我的雙手已忙得沒完了；若那一張口再不停的講，我想，我必定累得要命了。

所以，我聽見同事們說我驕傲。

舞台上的表演停止了。快十二時了吧？我聽見有人說是宴會結束的時候了。

我鬆了一口氣。

我開始在尋找阿爸的背影。阿爸是什麼時候不在我身邊的。

角落間，阿爸也在找我。

阿爸說：「我們也該走了。」

於是，我們禮貌的向林經理告辭。

我們終於走出了那暗紅的燈影。

車子開到污穢的夜街上，回家路上沒有聲音。

車子淺黑的影子劃一條孤獨的豎線，在黑色的夜里，在夜的街道上。

阿爸瞄着前程開口說：「以後，妳應該多參加一些大場面的活動，去認識社會上的人群。」

阿爸的話，扔掉了街道上的幽靈。

我沒給阿爸回應，只坐在一旁發愣。

才發覺我實在太孤獨了，孤獨的在熱鬧人群中找不到自己。

搓不圓的缺

龍川

歸途中下著針絨似的濛濛細雨，使得四周景物都淒迷起來，寂寞的街燈罩住水霧，昏黯長街只有一兩個撐傘疾行的夜歸人。他沒打傘，緩緩一路行來，褪色的衫褲已微濕。窟窿處處的街道，積滿黃濁濁的雨水，雨腳滿路亂爬，泛起粼粼反光，脚下日本拖鞋的帶子方才不小心滑脫，因此他小心翼翼的走在道旁橫貫店面的走廊上。整排商店一律是自英殖民遺下的老式建築，燈光照處，牆漆灰敗，滿佈蒼苔，店門早閉，裏頭隱約傳出笑鬧之聲。他推開廉價酒吧的門出來後一個多小時，全花在人潮中，腦裏的東西像全被抽掉般，只剩一架軀殼無目的的動着。走入這條靜靜的街道時，週遭的悶氣陡然一清，酒意消散不少。冷風迎面吹來，他才恍恍惚惚地感到自己的存在。

前面橫巷口處，幾團白淒淒的光芒在雨霧中浮漾着。他知道

那是三家買小吃檔子的燈光。他肚子的確餓了，藉着微弱的光綫看看水鏽斑斑的錢——已是凌晨十二點二十二分。由一頓簡單的晚餐至今，無聊的時間已被打發掉五個鐘頭多了。

他走近橫巷口。臨時搭起的簡陋遮雨篷內擺着兩副木製桌椅。蒸騰的熱氣和水氣混成一片，裏面的臉孔似乎也濕膩膩的模糊得很。原本賣豆水和豆腐花的老王，正忙着爲鄰近的一個婦女舀湯圓倒進她携來的容器裏，顯然她家沒做，圖買現成的。他微微一怔，好一陣子才省起今天大約是冬至。看來是適逢雨季，豆水生意不佳，老王才在今天改賣湯圓。

他叫了碗湯圓，在黑油布篷內坐下，把全身重量都放在椅面和雙肘支着的桌上，心臟疲弱得近乎停止跳動。雖是極累，回去仍需在鐵架床上翻來覆去，才能入睡。他已習以爲常，正如做建築的他習慣每逢雨季或經濟不景時頻臨的短暫失業。習慣在人潮中，在酒杯裏熬過殘酷的無聊，習慣手不離烟；譬如現在——他垂頭掙扎着伸手拼命往褲袋掏。自縐扁的烟盒抽出最後一根烟，顫着手點燃了，狂吸着，空茫的眼透過烟霧，望定通往房東家的

後門、污穢且黑暗的窄巷。耳際傳來鄰座那三個自携啤酒、嚼着宵夜點心，顯然是趁着佳節聚首的中年人的笑聲。

冬至是一家人團圓的好日子。他小時候會聽母親如此說過。

初來大城市，冬至是他十六年來第一個單獨在外渡過的節目。

那時他是在一間咖啡店當伙計。冬至前夕，他放工拖着身疲憊回到住處。近十一點了還聽到房東五歲小兒子的叫嚷，不免奇怪：房東太太怎還沒哄他睡？進門遇到房東太太和幾個兒女圍着飯桌樂也融融的搓湯圓，小兒子笑嘻嘻的玩着粉團。恍然後一陣酸熱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湧向眼眶，這突如其來的濕潤令他失措地抬手欲拭，舉至半途才省起這會引起他們的憐憫，忙趁勢低頭轉擦胸前污漬。偷眼看去，他們仍說笑着雙手不停的搓根本沒注意。以為能引起關懷卻沒招惹他們的注意後，他忽然尖銳的感到自己的孤伶，如果此刻有誰投來即使是不經心的一瞥，他也會好受些。他無端端的萌起被忽略之感——往常回來房東太太總會順口問些東西，現在竟看也不看他一眼。他賭氣似的懷着「我不稀罕」的嫉憤，匆匆洗了腳，就往床上躺。

同房的不在，他猜想他可能回他老家過節去了，因為明天恰是星期日沒上工。他常嫌狹的房間，忽然有種令他空虛的寬濶，他倒寧願挨受侷促。腦子裏快速且雜亂晃過的全是遠在家鄉的人事……。

他是油瓶仔，母親是在某地餐廳演唱的過氣歌手。五歲那年，母親在男方親友的反對聲中，下嫁死了前妻後陷入苦悶的父親。父母在未被諒解中過了十年平靜的日子，却在半年前雙雙車禍逝世。他的年齡和兩位同父異母且已娶親生子的兄長差一大截，兩人又一直對他母子倆耿耿於懷。蒙受屈辱之下，在兄長家呆了半年就忍不住離家出走，隻身闖進都市的繁華，不想再回去。

他明白自己內向的性格帶有不少善感的氣質，因此離鄉多月他都強迫自己盡量少回想，盡量設法讓肉體的疲累壓却思維活動，即使是假日。

一陣敲門聲把他拉回來。一定是房東太太叫他吃部份剛煮熟的湯圓，他猶豫一會才大聲打鼾，忍住要去開門的慾望；聽着房外的腳步聲遠去，一霎那他驀感一種不知要痛哭或失笑的悲哀。

房東一家待他很好，就因為好，他才怕情感不易關攔，而面對一家歡樂的情景落淚。年少的倔強使他下意識地抗拒帶着憐憫的關懷，却又渴望。他知道剛剛那種以為自己在他們心目中多麼重要，却發覺原來僅佔極微的位置的嫉憤，只是自己的多心引起。就算真的是忽略，他憑什麼要求人家給予額外的溫暖？他不禁自憐起來。

而他畢竟是累了，睡意漸濃；房門外傳來的笑語飄飄忽忽的，彷彿很遙遠又似乎很近。迷迷糊糊的還以為回到家裏，和極寵自己的父母親連同小姪女，高高興興的用沾滿粉的雙手捏些人形啦、杯啦等的湯圓，那時家中節目氣氛濃郁——。

隔天早起，房中很靜，廚房不停傳來刀砧和碗碟碰擊之聲。週遭的熱鬧隨晨光一起擴散。他悄悄開門外出。

那一天他到另一座三十多哩處的陌生城市，逛了一天。拼命往熱鬧的地方鑽，身體不動時眼睛也專注的看着流動人潮；偶爾失神地墮入回憶，隨時戒備的意識立刻把他拉回來，並且拼命抗拒今天是冬至的念頭閃進腦際。

回到住處已是很晚了，接近凌晨一時，是他最遲回的一夜。他什麼也沒想，沉重如山的勞累令他入睡，夢鄉却極不安寧。半夜裏被雨聲和寒冷弄醒，揉揉眼角濕濕的，原來夢中有淚。他拉起掉落地上的被單，起身準備關上睡前忘記關的窗。窗下是街道，回來時在伯公廟前看到的賣湯圓老伯，正騎着三輪車慢慢踩回去。他以為已睡去許久，看來還睡不到一小時。雨鞭撻着車篷的「撲撲」聲響，清晰可聞。滂沱的雨夜，一家團圓的冬至，他在異鄉孤伶伶的憑窗，父母逝世的悲痛猶在，家中節日氣氛猶新，而美好的一切全在嘶啞的吶喊以外……。一陣猛烈的悲哀驟然隨砭骨的寒意刺來；狠狠的他就窗口痛哭起來。肘支着窗沿，十指抓緊頭髮，他哭得辛苦的抽搐着；所有的怨氣與空虛皆化爲深深哀切的低喚：媽——；化爲滿臉紛飛飄墜的淚。世界墮入一片雨聲的黑夜，一個臉上淚和雨黏糊成一片的蒼白少年，強烈需要愛却不知向誰祈求，面對窗外無垠且深沉的黑暗，如他的悲哀，哭泣，雨聲很大，夢鄉真暖，沒有人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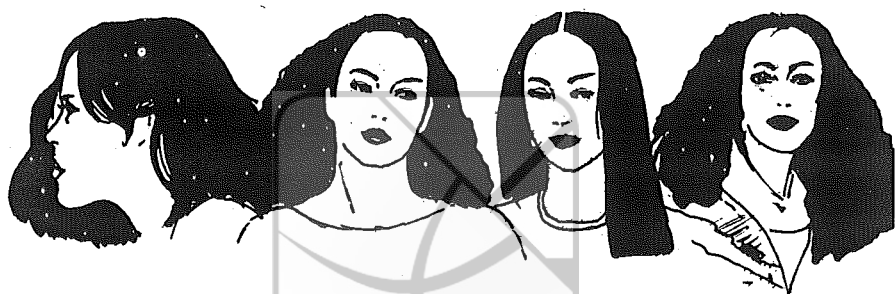
十幾年來，他跑過許多城市，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

外哭泣。而笑，笑對他也變得很陌生。

湯圓送來了，蒸騰的熱氣刺激得他眼睛一陣濕潤，他揉揉眼角吹了幾口，才啓匙。隔鄰又傳來一聲爆笑。

他獨據一桌木然的吃着，沒有想起什麼。





文風簡史及作者簡介

日新校友會文風學社簡史

一九七七：三月七日，五位對文學興趣濃厚的大山脚日新中學學生——符和安、黃英俊、陳強華、陳錦強和賴廣連，共同創立文風學社，由黃英俊提議命名陳強華任社長。第一次集會在日中壁報室集行。四月六日出版第一期油印刊物——文風，共五十多本。此後集會以討論自己或名家作品爲主，並常和作家舉行座談。

一九七八：一月十五日，邀溫祥英、菊凡、游牧談詩與小說。三月初符和安赴台，九月進入台大圖書管理系。三月十二日，與菊凡、宋子衡、艾文、游牧、禹零等作家談宋子衡的「絕症」（小說）。七月

一日出版第三期文風。九月文風歸納入日新校友會學術股。

一九七九：二月黃英俊赴台深造，八月進入台大中文系。九月初陳強華出版處女作詩集「煙雨月」，十月中赴台。文風的活動由錦強、廣連及新崛起的一代延續。

一九八〇：鄭秀麗任社長。一月六日集會和諸作家討論鄭愁予的「錯誤」。三月十二日在社內舉辦小型詩歌朗誦比賽。五月十九日舉行「創作心得」座談會。九月六日艾文談現代詩。

一九八一：王連心、賴廣連分別任正副社長。一月廿一日菊凡主講「小說創作技巧」。四月十六日去北海海邊舉辦文學座談會。七月廿八日和諸作家討論散

文創作。十月三日舉行社內詩歌創作比賽。

一九八二：黃淑萍、楊翼蓮分任正副社長職。楊擅長於詩。十二月中在符和安、黃英俊等學長的協助下開始主辦文風第一屆文學營，公開給各地文學愛好者參加；地點在板城海邊別墅。文學營的活動雛型至此遂漸形成，如作家專題、座談會、短劇觀摩會、詩歌朗誦等。

一九八三：正副社長為李涖華和邱愛成。李一度以華心寧的筆名活躍於文壇。五月廿二日李涖華之呈辭獲准，邱遂成正社長，副為許淑金。十一月初，文風推出自制書載，設計，書載上題詩者有黃英俊、莫雅泉、陳錦強及賴廣連。是次售賣書載，反應極佳。十二月中於板城海珠樓舉辦第二屆文學營。

一九八四：正副社長爲王友泰及許淑金。一月廿二日黃英俊主講「詩的節奏與音樂性」。五月六日黃英俊談「馬華文學簡史」。六月三日菊凡主講兒童詩。十二月中於升旗山別墅舉辦第三屆文學營。

一九八五：社長李成友。四月七日於大山脚政府旅舍舉行召生集會。五月一日，攀登卓坤山，並在山頂主辦詩歌朗誦比賽。六月二日與檳城華人大會堂舉行座談會，並贈送錦旗和書籍，同時呈上建議書。六月廿三日主辦小說座談會，與大山脚衆作家談小黑的「樹林」。八月廿五日艾文、陳政欣與傅承得受邀主講「現代詩的欣賞與創作」。十月六日方昂主講「談現代散文的欣賞與技巧」。十二月中於升旗山舉辦第四屆文學營。

一九八六：正副社長爲郭詩寧與李文通。三月九日會員大集

會，菊凡談「文學與人生」。三月廿五日，以母親節爲題進行抽樣專訪，後刊於通報。五月中以復印方式出版文風會訊第一期，此後每月皆出版一期會訊。五月廿五日方昂主講「談現代詩的技巧」。十二月中於升旗山舉辦第五屆文學營。

一九八七：郭詩寧、吳龍川分任正副社長。一月卅日會員大集會。四月十四至十七日在太平咖啡山舉辦第一屆文風寫作營。六月七日黃英俊主講「關於現代詩」。七月十二日與檳城天蠍星文友會交流。七月廿五至廿六日，在 St. Ann 擺攤賣書籍等以籌募活動基金。八月廿三日訪問詩人艾文，訪稿后刊於新明日報。十二月尾於檳城升旗山舉辦第六屆文學營。

作者簡介

郭詩寧：原名郭月英，一九六六年生，柘城大山脚人。八三年加入文風後開始創作。八四年畢業於大山脚日新中學，現為柘城詩禮柘榔師訓學院第二學制學員。

紀湘怡：原名游雁斌，一九六六年生，柘城大山脚人。七九年加入文風即開始創作。八四年畢業於大山脚日新中學，現為柘城詩禮柘榔師訓學院第四學制學員。

龍川：原名吳龍川，一九六七年生，柘城大山脚人。八五年初加入文風，六月開始創作。翌年四月奪得

北馬區散文創作比賽（中學組）第一名（光華日報主辦）。八七年八月獲北馬區中學生詩歌創作比賽優秀獎（威省客屬公會主辦），同年畢業於大山脚日新中學。

思星兒：原名陳金枝，一九六八年生，檳城威北人。八五年初加入文風，六月開始創作。八六年畢業於打西汝洛忠誠中學。八七年五月初偕同馬巧雲、雅雋創立北岸文學社。現在某華小任臨教。

雅雋：原名陳雅拉，一九六八年生，檳城威北人。八四年初開始創作，八五年初加入文風，八六年開始專寫詩。同年畢業於打西汝洛忠誠中學。八七年八月獲北馬區中學生詩歌創作比賽優秀獎（威省客屬公會主辦）。現為 Adabi 學院大學先修班二年級生。

采韻：原名郭月珍，一九六九年生，栢城大山脚人。八

六年加入文風後開始創作，以寫散文為主。八七年畢業於大山脚國民中學，現為大山脚學院先修班一年級生。

海楓：原名杜淑玲，一九七〇年生，栢城大山脚人。八

六年三月加入文風。自小學開始創作，並視之為人生樂事，一路以寫散文為主，作品散見各報章。目前是大山脚日新中學高三生。

靜思：原名秦秀心，一九七〇年生，栢城威北人。八七

年一月加入文風後開始創作。同年八月獲北馬區中學生詩歌創作比賽安慰獎（威省客屬公會主辦）。目前是打西汝洛忠誠中學高中三學生，亦是北岸文學社負責人。

日新校友會文風叢書 1

上燈的時候

著者：郭詩寧／紀湘怡／龍川／星思兒
／雅雋／采韻／海楓／靜思

封內設計：伍秀玲

題字：宋子衡

出版者：藝術圖書公司

ART BOOK COMPANY
145, Station Road, 14000
Bukit Mertajam, P.W.

印刷：大山脚印刷有限公司
B M PRINTING SDN. BHD.

定價：馬幣五元

一九八八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日新校友會文風叢書 1

上燈的時候 (合集)

暮色蒼茫涉水而來之際，我們把一盞小小昏黃的燈點在古舊的高閣里。而許多人已忘了點燈且麻木於黑暗。-----。

當漸濃的暮色把燈光逼得更亮，我們多希望每一處陰暗的角落，都有燈光盈盈亮起，讓萬家燈火舉起一個繽紛的夜。

在漫漫長夜里，我們邀你以一盞燈的心情，共同守望——一個壯麗的黎明。

—— 龍川